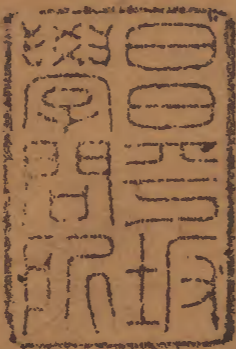


名山藏

臣林記十九二十

廿九



		二二九	漢書門
四〇	九〇	二九	類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六	二二九		漢
函	四二九		書
一〇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29
冊數	40	( 29)
函號	286	77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

臣

三

淺學文庫

林俊

孫交

彭

澤

喬

宇

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唐林蘊之後岳正為太守俊成

童見知成化十四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遷署員外

郎僧繼曉以秘術幸上發內帑數十萬為建永昌寺

西華門而太監梁芳主之時言路久塞臺諫噤莫敢

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載唐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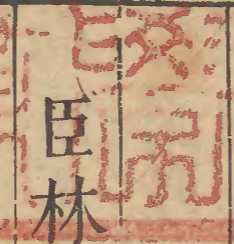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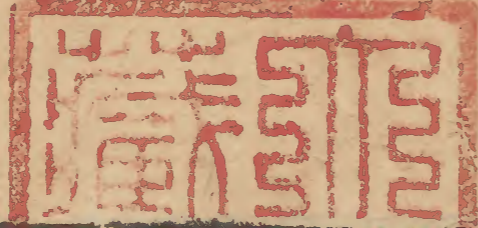
妄無取故其事不見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載唐宋

名山藏

卷之

臣林記

林



儒先之論謹按僧繼曉本一壬僉宵人多方夤緣誤  
蒙異眷五尺兒童亦切齒罵唾敢肆無忌惑亂聖聰  
大發內庫蓋造佛寺填財無益之地使陛下蹈唐憲  
梁武之轍居者遷毀勞者不休於聖壽未必能益國  
祚未必能綿坐令民生不安邊境不寧太監梁芳傾  
覆陰狠排忠進佞欺罔如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以  
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府庫殆盡家貲山積  
尚銘不啻所在風擾過昔汪直薦進繼曉陰求蓋寺  
外謂陛下欲之夫天下猶身賢才元氣財骨肉小人  
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引以疾病重爲身危臣  
謂不斬繼曉天下之禍未可言也卽粉芳身不足償  
罪萬一今自大臣以及百官莫不欲食三奸之肉卒  
不敢言者惜官畏死耳臣非異人竊念牛耕犬守走  
獸之微且以勞食臣食陛下七年矣臣說一行可以  
洩天地神人之憤快祖宗之心彰陛下爲仁聖主是  
卽臣勞無素君食疏入下錦衣衛獄杖三十謫姚州  
判官後府經歷張黻言今三邊未靖四方災旱萬民  
愁苦有祿之臣唯恐殿陛不盡聞時事不盡言耳言  
而獲罪臣諱言矣乞恕俊愚直以旌忠謹亦下獄謫  
爲師宗州知州初俊鎖吏邸舍書疏吏大駭扣頭泣

日疏入彼此均死公義激或所甘心何吏累也俊曰  
死吾自承不爾相及俊妻覺之不敢以諫侍講吳希  
賢與俊厚令僕告希賢來止之俊曰吾志已決死後  
煩君一傳耳投赴通政司通政使張某屏讀歎曰君  
言甚正雷霆之下尚宜再思俊曰吾思已三至是二  
人直聲大震都下傳草有繪圖而鬻者人爲語曰御  
史在刑曹黃門出後府成化二十年也其明年元日  
星變上感悟叙復南部孝宗卽位廷臣交薦擢雲南  
按察副使南京御史姜綰等爲守備太監蔣琮劾奏  
多左遷者俊上章論抹明年用薦擢本司按察使又

明年調湖廣爲繁內臣以事至境例有餽送俊獨不  
與繇是吏部屢擬遷不報會境內雨雪災異俊疏曰  
竊見湖廣一省自弘治六年十一月日以來連大雨  
雪二十九日夜至十二月初四日夜連大雷電風雨  
卒暴雹霰交作陰霧晝晦雨水成冰膠結纏綴折裂  
震野鷹饑附人虎窮入市其他禽獸手可攫取頭畜  
凍死殆盡薪米涌貴軍民僵絕地方之變誠爲非常  
刑之爲道名災尤易臣提刑無狀死不足贖然以臣  
私心尚疑他端貴州借調官軍借運糧餉軍苦戰鬪  
民疲輓輸都勻之征勢或不得已者斯臣心之所疑

也臣又見興岐造府役費太大吉府比者又復增蓋夫府第太大驕侈易生淺近而論創蓋艱鉅則修葺爲難居人寂寞則疾疢多作臣恐興岐二府宜小不宜大吉府宜修不宜蓋又宜循寧襄德三王府故事屋用甌瓦毋用琉璃及白石雕刻闌干等物且著爲定令廣諭親王旣陛下內不失親親之恩又外不失愛民之仁臣聞直隸河南山陝江浙川貴皆大雪雹木上結冰臣復有疑雨陰也雪雨之陰也雹亦陰也大雪連月且廣又雹陰縱也雷雹不應冬而有不應雪而有不應諸郡同有陰勝陽急且甚也木少陽也

陰勝則冰是皆陰盛之象恒寒之罰陛下宜默思博考深究災原夫陽爲君爲德爲內爲君子爲中華陰爲臣爲刑爲外爲小人爲夷狄古之論也奏上尋引疾乞休得旨暫許歸養已言官交章論薦晁後叢蘭以星變薦俊與劉大夏皆一時人望不宜久廢十二年起廣東右布政使辭又二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總督巡江兼管操江旣至再疏歸養不許頃之復疏臣聞雲南等處地震山崩災變異常今年正朔陝西延安朝邑等二十餘處同時地震搖倒官民房屋五十餘間壓死人民頭畜甚衆地裂水涌災變尤異方

今北虜陸梁久聚河套萬一制勝無常可憂非小又荆璠九江等處烏合強徒輕竊名號敵殺官兵臣觀近時科差日重人民日貧誠恐草澤間有相煽起者臣又聞漢宣帝本始開地震詔問經學賢良方正之士無敢端言所以儒臣胡氏謂地妻道也臣道也著見若此如有敢言使宣帝戒懼思所善處則霍家之禍無繇而成夫宣帝賢君也霍光賢臣也謂帝不念光家謂光家有禍耶事不可料政亦類然臣望陛下於宮闈外戚內侍柄臣靜思而善處之他如災醮之設褻天黷神不惟無福實足召災南京蘇州織造花

樣太巧丈尺太長松江大紅布太倉洗白布太細古人謂之服妖費財勞人災亦繇此至於占役當清冗食當汰工作當止供應當省賞賜當節儉德當謹逸欲當戒佞幸當遠賢人君子當親皆陛下所宜念者臣又聞華封祝聖人曰多男子詩歌后妃曰百斯男今中外人心日願陛下支庶振詵而難於言臣不忍終負敢併昧死時上獨篤張皇后不選置後宮廣儲貳外戚寵盛闔宦寬縱其他齋醮織造冗食蠹用俊言皆海內所望朝紳所諱頃之疏薦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瓘光祿少卿楊廉致仕副使曹時中處

士劉閔可錄用以教太子因言陛下不邇聲色不事遊畋勤學納諫畏天敬民誠孚九廟孝徹兩宮此身教也然古先帝王暨我祖宗雞鳴視朝終日接見羣臣詢民講治在深宮極少不黷神佞佛不作無益飲食服用至樸無華誅罰爵賞至公無私故德修政舉化洽俗成尤陛下所宜夙勉者臣身病親老日望還山常思古人江湖廊廟之心輒謁髦髦之誠更望陛下以嗣息未多及西北邊爲意其大小臣工有率直積忤如周經許進楊茂元輩人乞亟收錄是亦教皇太子弘量容直之一端江西新昌民王武作賊巡撫

都御史韓邦問捕擊無功爲給事中世忠論劾上命俊往視并訪奏邦問事蹟俊身入武巢武驚出迎俊擒四十餘賊自劾其他有名賊首賊出片紙指示巨姓悉擒之撫散其餘黨因訪奏邦問才宜調簡有旨卽以俊代俊奏昔朱熹劾提刑唐仲友奪命授熹熹辭不拜包拯劾三司使宋祁解職與拯拯拜不辭二人美刺具見今日臣蹟類然不敢竊位不許於是均稅糧平徭役教民自爲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發賑賤糴慎獄申禁西政大舉居頃以母喪歸爲寧庶人所奏責對狀乃罷故事凡外官朝廷有大慶賀

禮惟三司掌印官合行會城其他若鎮巡守巡有使  
委者則隨所在展敬時寧庶人逆節有漸俊數裁之  
庶人嘗乞換琉璃瓦殿有旨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  
換俊言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剪土墍贊堯卑宮頌  
禹儒服河間樂善東平湘州之約儉鎮西之輕財皆  
帝王藩服美德也寧府移封之初序則至親再造之  
會國值至富然皆不用琉璃瓦者寧之先王豈非有  
遐慕焉今遽改之數世之後非孝子順孫所以承前  
美賢王讀書識事言多師古臣數侍教被禮獨優亦  
宜私有以報王但小人先忤君子不同孟軻曰齊人

敬莫若我也伏望聖明篤懿親斷大義毋涉叔段京  
鄙之求吳王几杖之賜庶人以是銜俊甚至奏俊  
每於萬壽節近日不行慶賀便巡所屬有旨令對狀  
云武宗卽位兩京言官交薦得旨起及奏授竟不行  
江西士夫羣詣吏部必再得之乃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其地俊力疏辭寧庶人密賂劉瑾特許焉尋丁父  
憂正德四年忽中批以舖馬取用俄改巡撫湖廣四  
川賊藍廷瑞鄔本恕廖恩等倡亂兩川僭稱順天刮  
地三大王總制尚書洪鍾等連年討之無功復改俊  
四川剿平之俊素輕官爵屢起屢辭至是欲殺賊報



國乃倍道去至通江先後斬獲賊首廖麻子麻六兒  
饒老人生擒廖惠王仲甫凡得首級三千三百五十  
餘因追過大小巴山分兵蹙之于星子于住河于麻  
柳于齊眉于高冠山于神廟岡于三十六盤每戰皆  
捷至繡雞嶺兵奮勇過河衝陣追北二十餘里至脩  
溪復前後擒斬千三百餘人而頃之瀘州故賊曹甫  
謀據江津俊馳赴之卽以其年元旦乘賊醉夜半圍  
燒之遂斬曹濬曹洵曹玉等前後斬獲千三百二十  
餘人燒死九百餘人而藍鄆與其黨復熾復使永順  
土舍彭世麟擒之以伏兵凡得廷瑞本恕及王金珠

等二十八人餘賊奔潰過河官兵追圍擒斬及溺死  
者七百餘人捷聞降勅獎勵進右都御史賜銀幣是  
爲正德五年也俊以殺賊非本心不能撫徒勦之悉  
疏辭其冬曹甫餘黨方四等復收合數萬人來攻江  
津總兵追擊大敗之復有銀幣賜俊復力辭歸功將  
吏焉先是劉瑾竊政俊正家居嘗具草劾瑾且上之  
後以在軍無暇至是瑾誅疏賀并錄前奏聞且曰非  
欲銜事後之贅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老  
病退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主所以信文武  
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疏末更言

先朝王振之後保無振也而有吉祥吉祥之後保無  
吉祥也而有劉瑾得隴望蜀窺竊富貴其人何限意  
蓋指切後來當事者有旨責俊劉瑾已正典刑俊草  
久成當日不奏明懷奸畏罪令對狀俊自服妄言乃  
已又軍中奏功故多爲權要所冒俊一切拒之至是  
益見嫉忽中旨毋辭賞聽辭右都御史致仕俊當官  
精勤切實所至爲民求隱雪冤嚴官吏而黜陟之其  
在雲南深險瘴毒莫不涉履巡撫江西入山穿谷茅  
宿草飯詣視賊屯或入其穴壘單車撫諭或住坐旬  
日或再三至凡八月巡八郡三十七縣其勤如此故

言永昌寺也又好斥毀淫祠雲南鶴慶寺有活佛歲  
時士女萬人爭泥金其面俊命焚之父老言犯者能  
致電損稼俊不聽得金千餘入官嗣是連歲登稔民  
乃不惑及他先後所至斥毀以萬計吏部尚書楊一  
清連薦爲南北掌院及本兵皆不果寧庶人反後科  
道官薦俊當庶人竊名賈譽之日獨發京鄙几杖之  
譬先見足錄亦不用世宗卽位勅起工部尚書凡三  
辭上曰新政之初羣賢滿朝朕佇俟焉尋改刑部尚  
書上欲推尊獻皇帝舉朝認詞俊途次考輯歷代成  
禮論以進又疏請親君子遠小人及陛見上注視久

之朝士皆竦觀曰林先生來矣俊權寓朝房並不儻  
室遇事屢有論奏居歲餘五乞致仕頃之管工太監  
崔文名下李陽鳳等時向作頭宋鈺科斂不遂因譖  
鈺於文捉杖幾死巡城御史亦同參奏下刑部文寅  
緣內降取付鎮撫俊留人不遣疏言祖宗朝以刑獄  
歸法司罪無大小皆取平決自劉瑾錢寧等相繼擅  
權雖元惡大憝意中所愛輒奪付鎮撫文致爲奸坐  
使劇盜四起巨逆繼作皆陛下所習聞而痛惡者今  
先朝牢奸錮弊悉已剪蕩天下方仰頌中興不意忽  
有此未思之舉乞仍付臣或都察院問治上不納明  
日俊復執奏上怒再責俊回奏俊奏陛下責臣違旨  
臣錯愕無地竊惟我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姦  
盜付鎮撫訊鞫旣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  
聽之囚反付推問者崔文以脫罪之私敢干內降臣  
伏思人臣奉公守法爲職犯顏敢諫爲忠陽城裂麻  
以拖延齡之相狄兼暮封勅以阻藏吏之赦忠臣愛  
君往往如是臣竊慕古人思報國恩誠不忍見漏奸  
之崔文蠱惑希寵嫁左道以興齋醮蕩上心亂我嘉  
靖清明之治言官交劾旣視若無顧敢沮滅成憲此  
途一開禍亂何極臣深爲此懼申論祖宗大法之不

可廢而人愚言突力欲回天跡若違旨罪當萬譴上  
曰且饒這遭矣是時廷臣交章論諫者八十人俊已  
五乞歸訖後八上因爲上述孝宗皇帝時劉健謝遷  
等故事言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將歸之言  
惟聖明納焉遂許之歸特加太子太保與驛還鄉令  
有司給米輿夫歲時存問復辭免不許嘉靖二年也  
俊去一年諸臣以爭大禮廷杖至有死者俊卽家上  
疏人君以寬仁爲德剛正爲威方推隆本生廣弘孝  
理而威懾羣議恐人命輕脆包荒之下爲容納一欠  
臣奄奄待死敢倣古人遺表遺直之義僭有獻言臣

惟古者撻人於朝與衆辱之而已非必壞爛其體膚  
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大夫也臣及見成化時廷  
撻三五臣容厚綿底衣夾以重氈疊帕然猶臥病數  
月正德時劉瑾用事始啓去衣之端釀有末年諫止  
南巡撻死之慘新詔收卹士氣始回不謂議禮異同  
偶干宸怒輒復有此臣又聞成化弘治間詔獄惟叛  
逆妖言強盜方有好生打着問之旨其餘常犯送錦  
衣鎮撫推問鎮撫奏送法司議罪中間情重方有來  
說之旨部寺覆奏方有降調之旨今一槩打問無復  
低昂恐非祖宗仁厚之意臣又見去歲以來舊臣謝

遣殆盡朝著爲空近聞石珪欲乞休致惟聖明畱念老成時加延接他若羅欽順王守仁呂柟魯鐸輩人望所屬亦宜引置左右臣舌梗意長授書難盡不勝愛願懸結不報嘉靖六年年七十有六得疾復草遺奏勸上勤學政親賢才保聖躬以衍儲貳及預辭卹典漬甚呼聖躬皇儲者再俊好讀書慎交遊接引後進惟恐不及爲南僉都御史時李承勛爲郎過之語承勛曰昔王三原公在南都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賢士大夫往來無虛日今吾門何寥寥也豈俊不能屈已哉胡賢者之不至也承勛曰今士大夫所與公

交厚者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三人者俊最厚承勛曰請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問所短曰某短於某承勛曰請問公所長俊遜謝請所短俊曰殊不知願子之教之也曰承勛每侍教左右所聞惟節義文章未嘗及學問公長在是短亦在是歟俊大歎服當時士大夫論當世人物推俊韓范富歐閒七年明倫大典書成上追罪俊進歷代成禮論革其生前官職子達以士禮葬之穆宗改元追恤復舊加贈少保賜葬祭諡貞肅俊有弟侃僖皆知名達歷官南吏部郎中工篆隸能古文

楊廉林俊西蜀奏議序先

生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  
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為大  
戒撫綏為上策在蜀人畏  
之如神明比之宋之張詠

孫交安陸州人今為鍾祥縣人初名蛟舉鄉試入太  
學為祭酒丘濬所器與更交字之曰志同其先本合  
肥人五世祖銘兄弟六人從高帝起兵以功授銘安  
陸衛千戶第二人皆百戶天下既定銘率子虎及炳  
入見高帝撫之曰吾部曲兒也虎讓炳官調炳西安  
右護衛從秦王王秦虎遂居安陸交舉成化十七年  
進士授南京兵部車駕司主事諸僚散衙歸舍或出  
謁謝或相拉賦奕飲酒交獨讀書署中及暮乃還為

部尚書王恕所知弘治初恕入長吏部調交自輔薦  
陞選郎交溫粹和厚外不甚許可而中自朗熒居吏  
部前後十餘年所推引多正人賢士值遷除與尚書  
斟酌悉當才地京師為之語曰要選通孫志同弘治  
中遷太常少卿遣經略黃花鎮諸邊隘增牆塹廣樹  
藝以遏虜騎言邊事數條並見嘉納正德初擢光祿  
寺卿居二年進戶部右侍郎時權倖橫濫光祿多作  
無益費民蠹財而戶部內外倉宦監紛置漕卒因誅  
求交裁省節縮不激不隨事以亡害既改吏部右侍  
郎張綵長尚書更張躁妄交累引王恕故事諷之綵

銜南調之絲收進南吏部尚書頃之召入爲戶部尚書時錢寧諸奸復幸干請鹽引耗撓邊計交拒止極力燕商河洛三蜀閒大盜竝起朝廷命將征討調度亟急而四方上災荒者當覆奏蠲某處賦若干截留某處運粟若干京師四萬之儲坐不得時繼內外兩難交調停適當不求近名求濟事而已而見民貧斂急官爵冒濫賜予無節宴遊之非時齋醮之無益一切靡耗終不能違蔽通明阻權倖索取之路則嘆曰胡使我至此極也八年與禮部尚書傅珪竝以職掌不遂乞致仕南北臺諫相繼疏留吏部尚書楊一清

亦以爲言竝不見納其縣有雞籠山九峯並時去交舍百里交歸讀書其中而睿宗在興時最愛重之交所居隣興睿宗爲割陽春臺東偏地以益宅穿堦垣遶其後世宗入繼大統中官言孫尚書宅侵陽春臺地當取之世宗曰先皇與孫尚書吾敢奪耶入卽位召爲戶部尚書交以人臣爲國必杜利孔清利源乃可返殷還阜國計民命身任不疑則論通倉增置內臣大冗蠹剋漕卒且以闔豎預邦計非祖宗舊御馬監內臣宜遵祖訓專筦蕃牧不宜臨筦輪納芻豆所筦馬宜令戶部通知其數上林苑監本以牧牲植蔬

今內臣奪其地役其人乞革罷皆從之又請革廣東採珠內臣論安陸皇莊租課宜付有司不報是時上起用二三舊臣天下欣欣有太平之望既而中貴近倖尚沿正德之習二三舊臣亦念上冲年未知他日意所嚮守法太固而執之太堅天子英少見謂二三舊臣立意朋橫上於是不及一載先後求退而上皆許之交與林俊去位同時所予恩數亦如俊大禮成上念交無所議阻進光祿大夫柱國居五年卒年八十計聞輟朝賜祭葬諡恭僖交恂慤無大臣氣岸而清慎脩雅始終一致絕口人過厚於故舊室無媵婢僮僕不奴斥之有司爲治坊表輒謝止都御史潘旦移檄曰公學師聖賢行約道義清介絕俗明哲保身宜爲公表里公旣辭謝敬致贖鍰若干交俟旦轉秩送金還子元仕四川按察副使以交老乞侍養元舊監司浙東金衢俗不舉女元重爲禁於是浙東人生女者皆呼爲孫女而睿宗重交欲納其女爲世宗妃交辭讓交女終身不敢適人

彭澤字濟物故長沙人繫籍蘭州衛少慷慨有志節弘治三年舉進士授工部主事改刑部進員外郎郎中以執死獄名聞縉紳閒達虜犯邊澤上攻援策而



當時知澤才矣已出爲徽州知府徽名能府者則有  
前太守孫遇澤初至政化平平耳徽治良漆器澤家  
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還澤父見吏曰吾以吾兒  
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有惠政聞吾耳  
而漆器數千里來家卽貧椎髻布身可使女出嫁奈  
何貴異此耶舉火對吏燒之卽持一蓋裹一袂從關  
中徒步至徽府門告守門曰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  
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卽告太守有彭某甲在門太守  
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澤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操  
蓋袂入父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操此數千里不  
苦府門去堂幾何爾獨不能頃刻跬步舉乎澤跪捧  
入父登堂跪澤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  
民窮苦愛惜帑藏如其私家囊乃今遣吏護漆器歸  
徽何仰太守也諸公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父  
自取杖杖澤遂復徒步去澤滄泣蕩濯振政逮惠去  
民所不便者居二年民大感悅徽旱鄉民入府迎澤  
澤所至鄉輒雨澤出入兒童跪迎道傍有竹馬意徽  
人語曰守徽孰賢彭後孫前孫居十八彭公二年旣  
以父喪去正德元年補真定知府治如徽州時府有  
奄宦方得時或請附之澤具棺府堂後曰吾身豈附

人者哉准擬附棺矣累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劉六劉七賊破河南諸州縣朝廷召邊將分剿之澤與咸寧伯仇鉞提督河南軍分調諸將獲斬甚盛遂以平賊陞右都御史尋加太子少保八年四川餘賊復起命澤同總兵時源總湖廣四川等處軍務居一歲復剿平加太子太保兼左都御史還京土魯番據哈密取其金印欲入寇甘肅大學士楊廷和推澤總督川陝經略澤以外夷好利其天性遣人齎金幣與土魯番和解之而所遣使者私許土魯番增幣澤不知也亦尋乞致仕既土魯番以不得增幣復據哈密寇

甘肅而巡撫都御史李昆兵備副使陳九疇知其謀執熟夷失拜荅烟之欲爲內應者捶死之士魯番乃引去失拜荅烟子入貢京師呼寃長安門下錦衣衛令兵部與三法司會議兵部尚書王瓊故與澤不協且受夷人玉則請給事中臣御史春往勘故欲中澤以危法既勘歸無所及澤瓊又遣其屬儲珣路直囑會同館主事張潔嗾夷人之拘館中者令暴澤短潔不可瓊乃自上言澤擅遣使妄增金幣謬言欽賞自遺書求和失信起釁辱國喪師并昆九疇俱宜逮治下廷臣集議之衆爲澤不平畏瓊莫敢言禮部尚書

澄稍折之戶部尚書石玠曰彭澤好人都給事中  
王壙石天柱皆爲澤稱枉瓊迫衆論曰我豈害彭某  
者乃易奏稿數字以進得旨澤奪職爲民昆九疇皆  
逮問居數日瓊假內批謫天柱壙于外任而朝論大  
不直瓊世宗卽位從言官言戍瓊榆林特起澤太子  
太保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兵科給事中史道外補揣  
楊廷和不合上心極論廷和過惡上下道奏吏部參  
看下道獄訊治澤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爲國乃爲  
小臣所構正德閒道爲諫官嘗力捄奸黨許泰張洪  
王瓊陸完等自知素行不齒猥以搏擊當路爲名道  
奸人之雄不可不治請自今科道官不揆大體不徇  
公論聽舉劾黜退以示戒懲上曰楊廷和輔佐忠誠  
翦除奸逆定策翼戴有功不居朕方切倚毗史道摺  
拾浮言橫肆誹謗大傷國體已有旨逮治今災異頻  
仍正上下交警之時若讒佞得志公議不明正人相  
率嫌避夫豈國福卿奏激忠憤遠慮世道今後吏部  
選補言官務求學行老成識達治體之人除大奸大  
惡機密重情許其獨本參奏餘皆從公會本有挾私  
報怨中傷善類者本衙門掌印官并各衙門堂上官  
具奏吏部稽察當否量爲黜陟以昭平明之治科道

官以詔旨阻塞言路自澤倡之交章論澤澤上疏乞  
 給事中章僑前劾工部尚書趙璜欲伸徐景  
 揚不能高抑不能下非臣與澤得私也澤所誣不  
 足辨顧倡說禁言生禍不淺上令僑供職如故亦言  
 澤非阻塞言路者澤再疏求去不允御史曹嘉極論  
 澤及喬宇奸邪諸大臣並時乞歸上使人宣諭乃出  
 有頃乞致仕恩數如二臣其後王瓊復召總制陝西  
 軍與用事謀報怨使王邦奇訟澤處置哈密事并及  
 楊廷和而澤先坐為民上不復罪也澤為人長大腰

帶十二圍偉顧盼平居鮮笑容剛方不能濡忍見邪  
 僻之人顧獨數過毛澄家每過未嘗不移日也其所

論悉邦家大計至不當意則輒大呼恚忿左右皆廢  
 當武宗南巡每常朝期則率其司屬詣闕叩頭其忠

敬如此隆慶初贈少保諡襄毅澤每出師甲冑雜士卒行伍中突入賊巢

不顧其後老而無子夜夢殺賊西川勢如破竹因大  
謹動嚙語作聲其妻蹙然謂曰公壯歲握兵鋒鏑之  
下豈無枉死今乏血胤殆天譴耶胡尚不忘寐寐間  
因相對泣下澤所著有疾書錄取妙契疾書之意

喬宇字希大太原樂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鳳職

方郎中皆知名毅正統間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歷

切時弊多見採納擢大理寺丞轉少卿陞工部  
右侍郎居官謹慎不詭隨鳳亦秉父節治官  
 宇少

奇穎善誦藻思沛然從父宦京師時楊一清爲中書  
舍人談經之學盛天下宇受業爲高第成化中年十  
七中順天鄉試二十年第進士復從李東陽遊肆力  
古文詞又復交遊海寧儲瓘晉江蔡清毘陵邵寶和  
順王雲鳳藁城石瑋究於問學初授禮部儀制司主  
事尋丁母憂服闋吏部尚書王恕特除文選主事爲  
其屬累調郎中拔賢才塞僥競三與考察輿論稱允  
遷太常少卿宇博學工文精篆籀篤好山水雖碁奕  
之戲亦冠一時生而長身偉貌舉止凝重導駕齋壇  
孝宗奇之歷陞戶部左侍郎正德初劉瑾用事宇恬  
守無閒其末年以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寧宸濠  
謀反旦夕東下從容籌畫草創戰守具且誓諸卿臺  
諫同謀協力而外與客談笑奕飲自如則卽城中作  
二軍鑿空出飛報火牌以誤之曰某月某日朝廷命  
某總兵統京邊軍若干萬出某路某月某日朝廷命  
某總兵統土漢兵若干萬出某路攻宸濠刻日矣宸  
濠暗遣死士可三百分伏城中約爲內應宇度守備  
太監劉瑯與宸濠善必知謀召瑯所用事人語之曰  
外間籍籍言乃公與知江西謀吾不信也乃聞科道  
官且上聞可語乃公審擇利害科道一聞乃公禍矣

我非愛公不出此言瑯急走見宇自白且哭且謝曰  
微公瑯蓋粉已自此不敢與宸濠通宸濠所約內應  
人與其間諜往來宇悉次第偵截之執而梟之江岸  
知指揮楊銳有勇畧使守安慶而誡之曰此南京上  
游也去江西爲近賊有計當先知則速告若攻城死  
守之宸濠至銳拒守十八晝夜宸濠驚恐曰安慶猶  
爾况南京邪又聞宇南京有備殺方士數人謀退兵  
其夜西北風惡舟纜絕比曉至鄱陽湖遂爲王守仁  
所乘其冬武宗親征至則賊已平朝正行在存旨令  
百官著戎服宇率先以朝服入江彬扈駕出入挾邊  
軍魁然大也宇先選健兒鬪手爲輿卒皆渺小耳一  
日集演武場彬問宇此中有健鬪者否寧可與我軍  
一角宇曰未及求也卽以敝輿之舁卒稍試之邊軍  
一再鬪皆僵彬大驚謂江南人人如此也彬射生暮  
返呼聚寶門欲入宇使門者語之曰喬尚書手鎖鑰  
孰敢私啓且是門也偏近行宮除道不馳仗馬不呼  
彬竟止報恩寺不得人明宇出省候夜來草次公勞  
苦矣彬有所假旨宇事事面奏必得旨乃行也世宗  
卽位錄保安南京功加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卽召  
拜吏部尚書上新政銳治宇與林俊孫交彭澤並見

藉重中外仰慕焉居頃之史道誣劾楊廷和下吏部  
參奏道挾私妄言爲御史曹嘉所論稱疾求退不允  
又頃之錦衣百戶張瑾率較尉受等支俸通倉橫取  
狼藉管糧主事羅洪載捕受等按罪語連瑾瑾陽懼  
束杖以免洪載遽杖之瑾奏洪載擅笞禁衛官較齋  
日縛掠人上下洪載鎮撫司獄拷訊林俊孫交若科  
道官戶部郎中辦事進士劉濟等十餘人各上疏論  
棟請改付法司上付鎮撫如故調洪載外任宇執奏  
不允而林俊亦復以崔文李陽鳳獄改付鎮撫累辭  
求退御史秦武言陛下名喬宇於南起林俊於野中  
外鼓舞同時讚頌張瑾一衛士耳李陽鳳一役夫耳  
侵害部屬牽制法吏二臣力言並不見聽事關國體  
不可不慎上下所司而已旣內織染局太監永乞付  
勅與本局官織造蘇杭上命內閣予勅楊廷和不可  
宇復與科道官極論上稍不悅宇矣桂萼張璁席書  
方獻夫霍韜以議大禮得上意宇疏禮官之議隆正  
統也萼璁之議厚私親也隆正統者有拂皇上未安  
之心厚私親者適中皇上易從之意我太祖祖訓有  
兄終弟及之言所定大明律則稱所後者名父母本  
生亦名父母陛下稱興獻帝爲本生所以尊祖訓律

名山藏 卷之十一  
文之義正統之傳一本之恩兼全無失上曰姑且不  
治何言朕心適中易從也禮部尚書汪俊去上召席  
書代取萼璉韜于南京言官馬明衡季本陳垕等並  
被黜謫宇言陛下以一二人偏私掩天下萬世公議  
內離骨肉外間君臣名口効忠實累聖德書代汪俊  
特出內旨不與廷推國家百餘年來未有此事請收  
回成命令俊與書各守職如故矜宥明衡等止召萼  
韜疏入報聞上既授萼璉獻夫爲學士宇言聖朝養  
士名節爲先席書不出廷推臣已力言不可今復有  
璉萼獻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之佞倖小人皇上  
御極凡先朝傳旨陞官雖匠役官較亦盡黜革况學  
士之選甚榮而士大夫之進可干上切責宇曰任才  
用賢古帝王治萼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干進者已  
科道相繼言上詰使對狀下御史段續陳相鎮撫司  
切責之宇引疾乞休許焉御史許中劉隅各疏言吏  
部尚書喬宇忠清冠絕保障多功銓衡表物倚毗宜  
切上曰朕豈舍宇宇去朕耳大禮既定得命冠帶閒  
住宇素風澹泊所居器用陶甓衣服若寒士延接儒  
雅如恐不及負一藝者悉被款獎平生未嘗有惰慢  
之容毀譽之口端嚴惇博如海涵而嶽重其爲山水



名山藏 卷之六  
好嘗歷雲中上恒霍登嵩華游海岱及江南諸名勝  
掘隱摻奇具諸紀載北方人士嘉言文苑則首宇宇  
沒有二妾殉之其一宛平之劉其一儀真之許  
郎曰世宗卽位林俊孫交彭澤喬宇並以耆德宿才  
列長六卿未幾皆去海內共惋惜之四君子者或鳳  
跂鸞騫羽儀朝宇或周鼎商彝序列堂廟則天下之  
人所用跂跡而追風者歟

席書 胡世寧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其先祖友軫受學吳澄之門弘  
治初書以進士知郟城興水利墾荒田賑饑興學盜  
賊莫敢入境歷戶工二部主事時雲南晝晦者五日  
南京刑部左侍郎樊瑩巡視雲貴奏黜貴州一省官  
自叅政而下三百餘員以應災變書上言自古弭災  
之道人君則脩行側身大臣則引咎去位然後察百  
僚舉庶政未聞災出一方塵罪本方之吏近歲雲南  
景東衛雲迷霧慘晝晦五日陶孟等處各有地震雷  
火等災皇天后土昭示非常愛陛下至矣樊瑩奏黜  
貴州省官三百餘員意謂不職所名臣竊謂此等災  
異繫朝廷不繫雲貴繫天下不繫一方在近不在遠  
在大臣不在小臣謹按春秋梁山崩不書晉者爲天

下記異也宋真宗時彗出應在齊魯帝曰朕以天下  
爲憂直一方耶詔求直言減膳避位而彗遂滅推古  
證今殆可知已天地之氣譬人一身平時調攝有道  
无氣無虧然後肢骸無滯癰毒不作若居常寒暑失  
和飲食失度情欲失節則元氣內損血脉不周癰疽  
壅腫或發胸背或發手足今天下京師人首也兗豫  
荆徐胸腹也青齊浙陝手也川廣雲貴足也手足疾  
作補其氣血理其榮衛則內氣壯而餘毒消苟藥石  
鍼砭專攻毒所竊恐病根未除將入腹心雲貴災異  
正如手足毒疾今議弭災脩政專治災作處所豈非  
舍血氣之本源攻手足之末流天子四海爲家中國  
爲身雲貴雖遠疾痛疴癢未有不切陛下氣脉者夫  
天下以軍民爲根本軍民以財力爲氣脉財力足則  
生養遂生養遂則人心和而天變不見於四方近年  
諸邊重鎮寇患不止腹裏地方水旱相仍縣官疲征  
斂小民困徵求有鬻子輸官者有出產無質者民窮  
財盡莫甚此時而光祿寺諸監局供應進用數倍先  
年冗食官員積至累千投充匠較積至累萬脩齋設  
醮歲靡虛月僧道坐食無紀寺觀營築無停蘇浙織  
造無已近臣賞賜無度皇親之家侵奪軍民網羅市

利大小內官凡繫軍馬錢穀衙門日漸加添幾倍祖宗時大獄據招詞而不敢辯刑官知冤抑而不能更大臣直言在閒未起用小臣言事被謫未原復文官傳奉有之武官不繇兵部有之雜流外品僭濫名器乖政傷和致災之繇孰過於此近中外報災陛下累下寬恤尚書馬文升等請減派恤民即日施行陛下好生之心可謂至矣然使陛下徒有其心而民財民力日益耗瘁者法不振故也夫法者祖宗之法天子與臣下百世守者也設有諸事如臣所言爲大臣者不惜爵寵不避權勢確執成憲一不允至再再不允

至三三不允懇乞去位陛下將曰此大臣何爲去也必感悟矣居言路者不懼乖忤不避極言一不聽至再再不聽至三三不聽懇外乞補陛下將曰此言官何爲去也必容納矣今爲大臣者遇壞法事未嘗不執一不允則曰職盡矣無如不允也况有漫不執者爲科道者見壞法事未嘗不陳一不聽則曰已言矣無如不聽也况有漫不言者故使陛下仁恩不敷者左右壅蔽也使陛下不知左右壅蔽者大臣言官也如近日延壽塔之作諸大臣力正科道交言陛下俯納停止中外臣民焚香作慶蓋繇言之也詳故陛下

名山藏 卷之五  
知甚明正之也力故陛下斷甚決也使陛下舉一事  
興一役率匡救如此豈有言不聽諫不行哉又如近  
日商人達等投認皇親家人奏准准蘆鹽引戶部雖  
經執奏科道亦嘗進言未蒙采納者蓋繇任法者不  
能三四執奏司言路者不能三四力言也使陛下真  
知商人名雖買補其實虧損百萬邊儲豈肯徇貴戚  
之私壞祖宗大法哉中外皆曰方今上有堯舜之君  
惜下無臯夔之臣故使斯民不被陛下堯舜之澤者  
諸大臣過也使陛下不能率繇舊章者諸大臣過也  
使陛下不能燭左右奸欺知閭閻疾苦者諸大臣過

也考古大臣有以霖雨恒陰謝罪求去者有以地震  
免者有以無雲而震免者今大臣引罪不問一人貴  
州偏藩考退乃至三百餘衆而雲南一省不知所退  
又幾百人矣雲貴僻居萬里苗蠻雜處鬪殺相尋仕  
其地者妻孥不給窮乏難歸且所退黜類多小吏夫  
其虐暴則不能淫刑貪饕則不能賣惠用區區微臣  
當赫赫大變臣愚不知所也若云災傷地方則貴  
州原無災異若以罪繇米魯則雲南故非所部若曰  
二處相隣則四川亦在接壤因此加彼治西遺東臣  
愚不知所以也去歲湖湘江浙諸處或地震軍民房

屋或水没人畜生命或雷電殊常或雷火迭見或猛  
虎在處傷人或山蛟同日出地淮揚應天等處流移  
載道餓殍填途議者獨察雲貴不及他方豈雲貴多  
貪他方盡廉臣愚不知所以也前此數年有星如輪  
隕于禹城近年有物如黑黍徧雨忠州而議者以事  
關國家非緣州縣未聞罪禹城忠州官者在此則原  
其無辜在彼則謂其有罪臣愚不知所以也唐陸贄  
曰凡今在位任大者其責重位近者其罪深邇年大  
臣據高爵而不圖委任妨賢路而不引正人迷祿戀  
寵一息尚存一念不止幸藉聖天子太平之福祖宗

無疆之休竊祿偷安一旦有事誰寄安危誰擔忠孝  
誠恐人議未一人心未愜天道有知災異殆甚臣聞  
瑩奏不覺心思失平望勅吏部議處或欲綜核名實  
感格天意則先自兩京文武大臣下至科道部屬等  
官應自陳者自陳應考退者考退然後分遣中外黜  
貪酷之尤者與雲貴同例或以朝覲在邇京師考察  
亦近乞詔百官改圖既往思報將來令雲貴被考有  
名官員待會朝之時與各省官員一體從公再察此  
帝王蕩蕩平平奉三無私之心也書入孝宗欣覽帖  
置座右頃之擢河南僉事回賊流劫汝鄧閒書剿平

之正德初陞貴州提學副使王守仁謫龍場驛書率諸生延爲師遷雲南右布政使平霑益州夷人之亂累轉福建左布政使宸濠反王守仁傳檄諸省募兵獨書與按察使周期雍卽日赴援聞賊平道歸嘉靖改元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進南兵部侍郎時京軍以乏糧興怨書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之江南北大饑方議賑貸書言饑狀且上賑粥要議戶部臣喜曰此事便可屬席旣被命令州縣十里爲局市米作粥待饑人稍蘇閒給銀米大禮之議人持異見書私擬疏與張璁指合而不敢上聞桂萼助璁倡言時正寡助錄上書草楊廷和汪俊等去位上召書爲禮部尚書言官論劾者八十餘人上益遣使者督促至而大禮遂定禮成之後條新政十二事倣姚崇要說之意請上決行之御史藍田劾書自居姚崇比上玄宗大不道書乞罷不許削田籍大禮集議成加太子太保獻帝寶錄成進少保世廟告成書謂宜倣宋郊祀覃恩之典寬釋議禮獲罪諸臣具疏薦羅欽順自代重修大禮全書以書爲總裁書入朝二歲賜賚頗仍而病日至瞽屢疏乞罷上曰卿出朕簡方資輔弼厥疾彌留勉從卿請加武英殿大學士用示優異然難

卿遠去賜第京師月支俸如故命甫下卒上親祭之  
文曰惟卿學得真傳德惟一致忠誠端慎簡在朕心  
方共圖政理之淳乃遽奪忠良之速後雖同事之臣  
日或接見獨於謀議之善不可復聞贈太傅諡文襄  
造行人護喪官其子尚寶丞書久歷外服門庭如水  
中外稱爲廉能之臣其始慨然有志學問旣以議禮  
見用朝士羣然攻之亦不能無新進之習矣書巡撫  
湖廣時長沙人李鑑劫盜拒捕知府宋卿按治之鑑  
故豪有力有爲居閒者書奏卿故人罪爲官貪酷  
上遣大臣往按俱無實書輒言臣以議禮稍忤諸臣  
遂欲反臣初奏而鑑得免死適邊其弟春以簡討出  
爲僉事書乞恩畱之爲言官所劾然春在翰林爲日  
講時講習恭慎後爲吏部侍郎又有弟彖正德中任  
給事中以諫止北巡乞畱老成遠近倖謫夷陵彖居  
夷陵有惠政世宗登極復官尋卒萬曆改元贈光祿  
寺少卿書學尊嚮王守仁所著有鳴冤錄爲陸九淵  
鳴冤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家貧勤約事父母無乏子役  
慕古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自中鄉貢士時則辭計偕  
路資之半旣登第除德安推官岐王近倖欲困知府

需索旁出世寧為幹辦迄不病擊治其府中豪強巡

按御史知世寧將疏薦之世寧言及輒更端世寧執治岐王

府中人王有言世寧對曰此朝廷法即殿下家法敢不守此朝廷民即殿下立國根本千百年之民敢不

愛 陞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為人強果亢厲多

詆世慨俗弘治正德中數言事言今俗靡士惰以因

循為慎重緘默為老成民力日匱而在位僭奢宜汰

宄費重守令經武備南都多威與富世寧治獄無所

撓機戶侵官鏹累萬世寧擬盡本法有御史希劉瑾

意反劾世寧失入人罪廷議皆直世寧御史以黨奸

誅太監劉瑯守備南都獨世寧與張嶺余祐查約魏

較不往脩謁約僚貳動相規正勿頡頏猜嫌如世俗

態張嶺蕭山人成化進士知上饒縣不微聲譽清節

過人陞南兵部主事初部屬謁內守備必長跪凡

章疏手錄之嶺見內守備獨肅揖章疏下部不手錄

日主事豈小史耶丁內外艱服闋改南刑部歷郎中

隆平侯張佑卒無嗣弟姪爭襲賂劉瑾囑之不聽正

德初出守興化郡人戴大賓未婚及弟瑾欲奪其舊

聘以弟之子妻之復以囑嶺亦拒不許瑾怒遂撫隆

平侯事罷歸家居杜絕賓客饋粥不充瑾誅復職歷

江西右叅政尋遷右布政使轉左數拒絕宸濠宸濠

呼嶺為病風子遣人饋以棗梨姜芥四果嶺呼其人

曰王欲我早離江介耶臣子受命朝廷行止政非人

能預述職考最歷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武廟

西狩江彬錢寧輩誅索郡邑一無所應羣小怒謀擠

之即移疾乞休後為南工部尚書余祐鄱陽人始

入小學即慨然有求道之志聞餘干胡居仁潛心踐

履徒步往師之居仁一見以女女焉登弘治已未進

士授南刑部主事轉員外勲臣有爭襲者祐當署其

案忤劉瑾意落職瑾誅以薦起知福州鎮守內官市

胡

臣林記



物不予直又以白金二百強府為市改機祐入其金於帑民以不予直訴者十百為羣祐泣慰遣之將以聞于朝鎮守懼稍戢會天旱鎮守曰余知府自謂愛民必能動天可令獨禱祐齋戒出郊兩隨應鎮守愈慚陰遣人搆于厥衛曰不去余知府鎮守不得伸手也既媒孽無所得則謾為好言曰余知府好官我敢不敬之但好官亦無庸慢我會遷山東按察副使丁父憂未上服除補山東整飭徐州兵備南京進貢內臣多挾商貨索夫馬價至數倍知州樊準白祐詰其私貨入之誣逮錦衣獄謫南寧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初詔復副使陞河南按察使屢與撫按爭可否當其辭氣棘棘聽者至不能堪乃因考察橫中之其劾章曰心慕乎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則有之慕古吾豈敢也坐調廣西遷湖廣右布政使雲南左布政使以太僕卿召未行轉吏部右侍郎祐自調廣西後公論益明當國者知祐剛正可大用故未久屢遷吏侍報至而祐已不及聞矣祐好善嫉惡出於天性所交遊皆賢士大夫而與魏校張岳尤善人有過不能忍常面斥之退無後言有攻過者欣然樂受人以是信重之推論當世正人必及祐云查約

海寧人弘治壬戌進士以南刑部郎出為福建僉事恭勤畏慎所至問民疾苦旌義烈辯冤獄馴妬悍治有異等屬歲旱疫癘大行躬勤禳禱給藥療之清汛徃狂開釋無辜天大雨疫亦良已延平邵武暨福州軍相繼煽亂約以單車申諭衆咸服擢山東副使以憂去補江西進福建叅政徙左布政使政治如前會候官人林汝美以殺妻論死獄中與劇盜車小二同繫候官令黎文會甘酒廢事二囚私賂守獄卒解免之遂得藏兵瓜中以橐餽誣人一日二囚率衆破徃仟出殺令又破府中獄出之約自以故有施閩中且前三郡兵亂悉其單身論降冀賊可化誨銳身前途言未脫口刃已陷胷遂遇害閩人痛約草草死慟哭甚哀立祠既出為太平知府太平廣西惡府也所領十五州縣皆土官異時守不利其貨賄即輕易擾亂之士官故謁守甲而入不庭參世寧絕其私賄禮接之士官俯伏階下如中州長吏也暇過其營帳縱

閱騎射則數教其民譬之利害民皆順治不復附土  
官桀鷲自固土官子弟應承襲者使生歲以聞既十  
歲朔望攜入謁俱識其年貌土官死卽與保襲不復  
如異時請勘展轉吏飽錢乃施行思明叛族黃文昌  
等四世爲逆殺其知府累敗官軍總兵康泰與世寧  
入思明城執文昌兄弟三人旣泰恐見劫率兵夜遁  
委世寧空城中而世寧所屬土官已預伏兵近山爲  
世寧防變卽日張旗建鼓護世寧還未幾以母喪去  
諸土官泣送二日疆之乃歸服除赴補過滄州流賊  
攻滄城世寧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  
有薪乎曰苦乏耳世寧曰比屋皆薪也卽見州守琦  
勸其修城守浙江有部軍器者至世寧謂守琦曰納  
之天幸也詰旦賊攻州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授兵  
登陴軍容甚盛適肇慶指揮聶獻寓城中率其徒持  
弓弩從睥睨射賊多死者賊以退除補寶慶寶慶岷  
王府在焉約府毋受訟請王禁太監橫斂王及諸宗  
裔若太監反賢世寧皆從之踰年陞江西按察副使  
時江西盜起寧庶人宸濠威勢日盛侵漁逋責殃及  
閭閻而庶人方外爲博學多才延譽縉紳間莫敢言  
其過失世寧所駐劄東鄉叛賊王浩八等流劫廣信

世寧追勦之擒獲首惡撫順者爲奏原遷縣浚城經武療饑民用妥帖東鄉賊平姚源賊復起都御史俞諫調世寧犄角之世寧意在招撫與諫不合疏論平賊三策末言宸濠府中所爲最激盜端竊恐禮樂政令漸不出朝廷而江西益可慮庶人恚甚諫亦忌世寧庶人奏世寧妖言離間行金中朝必殺之有旨下巡按御史逮是時世寧已陞福建按察使歸家待命庶人挾朝旨徧遣兇徒襲求巡按浙江御史潘鵬宸濠黨也盡囚世寧家奴索甚急會李承勛爲浙江按察使匿世寧官舍中世寧遂變姓名間道投詣詔獄而宸濠必欲致之江西獄以困之錢寧持旨下內閣楊一清持不下他日一清謂錢寧曰公何爲寧報復耶寧驚曰事何與寧且豈寧得爲也一清曰欲公全胡耳世寧得不移獄江西居一年言官交章訟寃久之減死戍瀋陽又四年庶人反赦歸薦除湖廣按察使擢僉都御史撫四川世宗卽位求言世寧言自古帝王莫盛於堯享國之永亦莫過之史言唐侯特起爲帝時年十六其後享國百有一年皇上起自興藩入繼大統卽位之蹟春秋之富皆與堯同聰明仁孝天性之美亦復類之臣願陛下脩堯之德致堯之治

臣聞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昔宋臣司馬光以是告君而孔子對魯君亦曰智仁勇史稱堯仁如天是其仁也其知如神是其明也帝德廣運而曰乃武是其武也臣願陛下舉斯三者存養省察用人行政無不求合更取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命儒臣摘要以次進讀而又講學充之臣竊見先任郎中新任副使魏校先任修撰後改同知何瑋氣溫學正先任編修今陞僉事邵端性醇行方此三臣者可為講學輔導之資臣愚欲乞量依原級改置經筵必能開導聰明輔養聖德臣竊惟賞罰人主大柄陛下卽位之初舉措固已快人尤願內外遠近視為一體賞則幽隱不遺罰者脇從罔治如內擒江彬肘腋之患此外擒宸濠背叛之功事亦不易也均當論叙昔附宸濠以啓亂今附江彬以取勢罪尤深也均當追究文臣忠正者旣褒錄矣武臣有指揮牟斌者累執法以受罪內臣有承奉周儀有不從逆而被殺妄意此類皆宜一體收錄以示平公至於誅戮權奸亦宜論平日稍分差等使得勢擅權者將來不敢大肆臣竊惟陛下有堯舜之資當得臯夔稷契之賢而用之不可必得得如姚崇宋璟斯亦可矣近日言官奏起舊臣

臣林記

如林俊楊一清劉忠林廷玉者皆其人也俊雖執古時俗或不之喜守正則璟一清雖諧俗士論或不之歸濟變則崇臣願陛下早用四臣置之輔弼或部臺要地設施匡弼必大有補

林廷玉字粹夫候官人剛果敏達雅以文章自許登成化進士遷吏科給事中弘治初轉右給事申上保治公箴請誅大監梁芳妖僧繼曉上納其言轉工科都給事中以論程學士敏政會試關節不慎忤旨下獄謫判海州稍遷知茶陵州作泚江書院日與諸生講解意之所到吟諷長歌忘身在謫陞廣東僉事進提學副使山西叅政入為通政以僉都御史巡撫保定劾太僕寺丞鑑貪黷武廟下鑑獄而調廷玉掌南京都察院事未幾論者承望言其偏拘遂乞歸杜門二十餘年引知名上置

世寧又言逆瑾竊權之日死

生呼吸一時廷臣莫敢正言故給事劉莖監察御史

徐鉦二人獨為劄切莖奏傳聞天下稱頌鉦奏隱淪人或未知既而二臣皆以黨籍去位瑾誅復用又僅遷知府莖莖金華值地方晏寧惟以勸民善俗為政鉦任廬州大盜充斥保障功多然而忠賢作郡公正自持撫字惟勤送迎或簡以致上司不悅所志難行鉦則屢奏乞休得請致仕莖又不幸遇逆臣潘鵬誣貪劾罷臣平生與鉦相知其人外和內剛不異流俗至於推賢樂善物我無閒忠國愛民生死不二真君子也莖雖昧平生然金華士民稱其愛百姓如妻子處同僚如弟兄待羣吏如奴僕臣愚妄謂如莖鉦二

名山藏 卷之二  
臣卽不堪作郡猶當改他職而况仕則利民去因簡  
上不遺在野誠望聖朝未幾召爲吏部左侍郎聞父  
喪還世宗三年詔議睿宗皇帝尊號廷臣爭論多被  
朴除名世寧旣免喪家居具疏乞休因言臣久病痼  
自分無生每念古人有以屍諫况臣未死敢瀝餘忠  
昔陛下踐祚之初臣嘗引宋臣司馬光仁明武三言  
以獻其時竊見陛下子惠元元洞燭事體仁矣明矣  
武則未彰是以臣工多玩政化未隆邇因羣臣執議  
大禮陛下優容再三而彼激烈愈甚聖心斯怒薄示  
威罰朝野聞之肅然震慄聖武彰矣三德備矣然臣  
竊憂之譬諸天地仁則雨露明則日月武則雷霆雷  
霆之威時一震耳震數而過則天褻而人踰故仁或  
可過明不可過也明過則察明猶可過武決不可過  
也武過則殘臣願自今中外羣臣有罪下司寇問狀  
輕重誅黜皆依律斷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所謂武也  
若乃廷辱箠撻則恐或有雷霆偶斃日月遂傷斃則  
壅仁傷則闕忠夫新進英特今雖一言有合後難保  
其事事之皆是舊任老臣今雖一事太過後難逆其  
事事之皆非臣願自今謹之陛下親定大禮追崇皇  
考上尊聖母其在陛下已無子臣父之失其在皇考

聖母亦無卑臨尊之嫌矣正兩考改皇伯中外紛爭  
絮絮不已臣非敢謂其不然也竊見陛下入繼大統  
雖云皇考遺體倫序當立而定策之初朝議大協擁  
翼之後實昭聖太后功居多既而卽位以來人心永  
戴實承孝宗皇帝聖治之貽臣知聖心純孝皇伯之  
稱必有不忍遽改者但願明以此意止在廷之再言  
而消其嫉怨亦以此意釋羣臣之固惑而宥其愚忠  
要使兩宮二廟均享陛下之孝親舊羣臣咸頌陛下  
之德臣愚不能議禮惟聞善法古者師其意不泥其  
事如昔舜受天下於堯廟雖宗堯其父未嘗不尊爲  
天子也雖尊其父爲天子父而廟之宗堯固敢貳也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是舜之宗堯非  
徒爲繼統之大義亦順天下臣民之心也孝宗之崩  
也天下臣民如喪考妣不幸一傳權奸竊政正德十  
有六年之間天下凜凜惟恐孝宗之業墜也一旦得  
陛下入繼大統親則猶子德則同符翕然歸戴若見  
孝宗今若如議者之言遽改初稱愚民不知又將翕  
然懷悲遂謂孝宗無後竊聞禮時爲大順次之聖王  
制禮必因時宜事之興革常順人心羣臣所執固欲  
爲禮其實欲通天下之情也惜其不能以忠信善道

名山齋 卷之二  
感乎陛下至於激烈聚哭已則非禮矣昔盤庚遷殷  
浮言胥動再三誥諭商道復興今聞陛下宜諭羣臣  
不盡加罪誠古聖王用心若更擇其忠誠有識平正  
不偏一體信任共圖民社則萬世之孝也世寧先復  
有疏言大禮事慮爲迎合欲上不果會有罷廢小臣  
請遷睿宗陵寢合葬京師者世寧上疏陳駁又慮下  
誠未孚乃并上前疏欲世宗知其將順之意上悅命  
病可趨朝世寧辭不許召起兵部左侍郎會上體違  
和上疏問安并言却病之方曰人臣愛君如父不能  
自己如蒙俯鑒乞將臣奏留中屆頃之復上講義三

章其一大學秦誓若有一个臣章其一書維辟作福  
章其一易不出戶庭章具有規指更乞留中省覽不  
必批出給事中余經管律劾世寧若告密者世宗以  
先有大禮疏心喜之經律言不行世寧黑面巉顏電  
眸獅鼻顧身不踰中人口則期期而才長敷奏壘壘  
論天下事累帙連章多先爲將順親愛之言自結於  
上後始引之正上以是親之論事雖多輒報溫旨嘗  
言將順與逢迎不同君行非而臣迎合逢迎也君行  
是而臣成就將順也孔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平日愛惜人才訪求推薦不遺餘力若侍郎何孟春  
 霍韜副都御史李承勛都御馬吳陳九疇唐龍汪鉉  
 給事中孫懋徐文溥御史徐文華程啓充李潤范輅  
 郎中姜潤主事余鉞副使施儒楊必進知州樂護開  
 或家居屏廢或遷謫不叙皆頰言於上其言馬吳陳

九疇施儒楊必進尤切

言吳先任四川殺賊有功歷陞巡撫因叛夷格討遣人寅

緣權奸逮京間任九疇先任兵備猝遇番戎入寇內  
 誅及夷外退強虜為番使寫亦虎先等反間構罪復  
 任巡撫大破番戎偶以報功錯迂又為聶能遷等流  
 謫連至充軍施儒楊必進皆先任御史及陞兵備殺  
 賊安民並有功績儒則因禁民怪俗之謗必進則坐  
 彈劾一人之誤致考察開任四人皆宜收復又四人  
 之中九疇為最今文武將帥未見如此人者頰遭罪  
 黜人多疑之或謂臣屢薦九疇不慮違衆耶臣謂今

文武將帥中既未有如九疇之人若竟不洗白則  
 有如此之人亦將懲彼效忠遂至莫捐軀命所以不  
 憚再三於陛下也今夫主有十僕一僕不偷衆皆忌  
 之隣盜謗之聞于左右而因作之左右信之言于主  
 人而遂逐之一老僕終夜哀號思欲代逐日噫一僕  
 枉陷不足深惜顧今主家皆以為戒莫肯用力伏惟  
 聖明察上用吳儒必進九疇竟罷世寧自巡撫四川  
 臣此意  
 名為兵部左侍郎繼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南京工部  
 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刑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在官首尾二年耳素多痼疾至兵部疾益甚求致仕  
 復上言臣屢進瞽言無益於用蒙恩弗罪累當知止  
 今病困之極恐一朝亟死終負聖慈切惟天生才德  
 異常之君必使之遇天下難處異常之事夫惟用人

行政必如祖宗創業所爲而後可保祖宗之天下若  
僅如守成之君惟用守常之人則持祿固寵天下殆  
矣陛下才德超邁古今然實遇天下難處異常之時  
也初繼大統欲尊所親本爲正理可一言定乃以事  
稍異常羣議橫阻因心衡慮數歲始成所以竟尊大  
倫成此大孝者陛下天性發于至誠也今天下民窮  
天變禍基所伏其事之難處百倍尊親陛下必深念  
之矣夫親親仁民道本無二陛下推昔日尊親成此  
大孝而爲今日必欲救民保此大業則靡言不聽靡  
才不用靡善政不行矣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往惟一  
歲荒歉今歲歲皆歉此多少雪誠恐來歲又旱陛下  
至仁憫惻發帑出賑貸民輸租不知有司曾否奉行  
也抑何日聞饑莩之多又先不體上心爲之豫言豫  
處也臣知陛下體天愛民無不如古帝王無不如我  
祖宗所以致此實繇臣等所用之人所行之政不迨  
也天下之事盡在六部六部之中吏戶尤重日見延  
推所及皆衰憊慎默徒保名位有一輸忠爲國任事  
之人衆且謗議大則罪小則斥矣今天變民窮如此  
一朝有事有誰敢當一有敢當必推之於外阻之於  
內使其掣肘難行半途而廢志不能遂窮促死矣繇

是衆欺陛下曰如此之人不可用也今天下事有可一人一日了者必使衆人牽滯令其終年累月而不能了有可一言一日決者必使衆論牽纏令其連篇累牘而不能決此所以事日廢民日窮也天下者祖宗天下陛下天下天下之民陛下赤子也猶昔追崇皇考聖母者陛下父母也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臣又願諸爲大臣者皆以古語存心曰見有禮於君者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繇是任賢去邪而天下大治矣陛下試卽臣世寧之任召問當道曰此人居兵部稱否天下有事可

託之否彼如曰可則應曰如此衰病如何可使一朝身死誰可代之令其急求二三人以代不可臨時倉卒又用如臣者塞官也祖宗開創以來百五十餘年於此天下疆土田賦無加也而内外用度比舊數十倍歲豐猶且不足歉歲又何能贍必有通變才能之人理國如家然後可濟今得戶部善理財吏部善用入則生民自安邊境自定盜賊不憂起夷狄不患侵矣不幸盜賊起夷狄侵猶賴吏部所用之人以領兵戶部所蓄之財以贍軍故吏戶二部重也臣兵部仰二部者也選將備武兵部平時守邊責耳若遇中原

盜起專命將帥武人貪功嗜殺必難猝定而民命已殘惟得文臣有方略者監統之則相機度勢撫捕兼施然後脇從可散首惡可擒也陛下試問當道今得如是幾人儲養在京緩急可用否再以臣世寧昔所論建而試問之此人言事果可行否所薦之人果可用否彼如曰不可則曰言事不可用是不知事也薦人不可用是不知人也正當急求人易之耳是不惟保全臣亦保全天下事也夫賢者天下利器也早得而用之一日即能早一日治天下事陛下試一留神則罷黜必無不當用人當而後善政可行民生可救

大業可保也如臣衰憊之極病弱膽小恐誤天下事誤陛下事伏惟特賜昭斷臣力病昧死上言再三留之竟許謝病歸頃之起南京兵部參贊機務不赴卒上聞計輟朝贈少保諡端敏賜祭葬郤寶謂世寧疾惡如讐好善猶已而席書稱之曰胡公立談似結舌論事若懸河子純肇慶知府有才行繼知兵早天世寧調兵江西方他出兵官領兵入見繼繼曰是兵素不習安能見我父哉兵官跪請繼指示進退離合之勢甚詳既三日世寧歸閱兵官所領兵大異之詰曰公等何以如此曉兵真實對世寧嘆曰有子乃自失

之也自是擊賊必從繼方畧世寧十不失三繼十不  
失一云

郎曰世寧自贊曰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  
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  
人奸也過有甚此者麤踈輕淺也然則無可取歎曰  
欺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有有利國家雖死弗避  
持是終身焉而氣質之偏庶乎有改也或謂世寧任  
數少容夫濟變安能舍智哉

李承勛

吳廷舉

何孟春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唐鬱林王恪之裔父田成化

中爲戶部郎中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舉田督餉田  
計黔瀘夔慶等郡所合徵調勸輸以省遠輓蠻平擢  
廣東左參議海南夷酋那喃叛田渡海抵巢穴諭服  
之仕至右副都御史以不謁汪直重縉紳聞承勛年  
二十舉弘治六年進士授太湖令剔蠹除彊力行古  
政歷南京刑部郎中與胡世寧魏校余祐相善時稱  
四君子正德三年自工部郎中出知南昌府是時江  
西盜起瑞饒撫贛諸郡皆被賊承勛至贛賊方犯新  
淦參政趙士賢被執都御史陳金檄承勛守豐城承  
勛多方防禦寇退六年靖安寇胡雪二與其黨羅光

權等攻掠州縣殺人萬計參政吳廷舉入寇壘爲所  
代者副使吳一貫亦没于軍承勛與賊兩戰斬首  
五百有奇七年華林寇丁大全等復熾副使周憲被  
害承勛單騎入憲軍召賊黨王奇說降之奇來見摻  
得其衷刃縱使還奇復與其黨來則謀舉火爲應承  
勛乘之寇以大潰擒斬二千四百降附五百撫散萬  
餘二縣悉平八年姚源寇王浩八聽撫復叛都御史  
俞諫調大同兵征之邊兵貪暴甚賊承勛獨約束一  
軍設伏裴源復斬首百有奇論功第一鎮守太監黎  
安欲奪之誣承勛竄賊坐繫江西獄吏部言承勛治

績顯著得出超遷浙江按察使累陞都御史巡撫遼  
東初開原與虜市虜時時殺掠市人巡按御史葛禴  
請遣大臣有才望者經略戰守兵部以承勛言上遂  
使往承勛以開原一鎮孤懸賊境密邇奴兒干諸夷  
邊城頽壞賊往來莫禁民困不支奏請修築城堡起  
定遠慶雲次古城鎮夷以及松山柴河諸要衝爲垣  
九萬一千四百餘丈壕塹如之墩臺百八十有一招  
來逋逃三千三百有奇墾田四千五百餘頃又城中  
固鐵嶺蒲河撫順諸要害垣塹墩臺視開原三之一  
兩月報竣陞俸一級是爲世宗初年亡何告歸起南

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轉南刑部右侍郎尋陞尚書嘉  
靖六年左都御史缺吏部以承勛及工部尚書胡世  
寧上上用承勛趨傳赴職是時天子勵精圖治收召  
材賢士大夫以節與名表著于時者莫不在位尋陞  
吏部尚書會刑部尚書顏頤壽罷上加承勛太子太  
保使爲之刑部班秩亞吏部復使爲慎選也承勛自  
南京至條足食足兵八事上嘉納焉頃之上欲作新  
戎政復團營舊大學士楊一清言兵部尚書職重事  
繁不應兼掌宜專設都御史一人提督令才望大臣  
充之上又特命承勛爲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加太子太保提督團營軍務賜璽書及御製詩一

章凡國有大議承勛與胡世寧等頻見諮訪承勛亦  
孜孜爲國知無不言甚稱上意七年以疾乞休因疏  
時事所急者上下議所司慰留不允八年胡世寧以  
兵部尚書卒特命承勛專領尚書事兼團營如故時  
岑猛弄兵于田州沙保拒命于芒部番賊深入于洮  
岷甘肅土魯番嫁禍于哈密小王子入寇于陽和警  
報日至承勛繼世寧任經理安戢先後同心九年一  
品考滿上親製手勅褒嘉賜羊酒寶鏹十年春以風  
霾示異奉詔陳備邊策因言今天下夷虜之患凡五

名山藏 卷之 吳  
所以備之不過豐財用材兩途而已豐財之道在備  
豫用材之道在器使疏入卽下諸司條議舉行亡何  
暴卒於官舍上曰吾方欲用承勛吏部今已矣自爲  
文遣祭恤典有加賜贈少保諡康惠承勛學有淵源  
濟以廉果言議風采闡切通明握兵南北深識夷虜  
情形而通達國體練習庶務每集議朝堂感慨辯論  
所奏前後數十皆切於當世從兄承恩郎中承芳大  
理寺副承著承顏貢士承芳不樂仕進隱黃公山下  
以講學賦詩爲樂承著善居喪從陳獻章游亦隱黃

公山

吳廷舉字獻臣蒼梧人成化中年十九舉于鄉二十  
三以進士知順德縣盡罷縣諸浮費壞斥淫祠觀寺  
二百餘所以其材修學宮闢書院作土堤有鄉大夫  
二子犯盜並論死之而生其少子存其後標其門曰  
盜後少子改行泣懇廷舉廷舉乃撤之廷舉倨直好  
氣節上官莫敢干劉大夏爲廣東左布政使每延館  
廷舉省衙尺書稱大夏頓首頓首其見重如此順德  
有權璫者家廟在縣以屬都御史屠瀟瀟檄召廷舉  
廷舉入見瀟曰中貴人某者而邑子屬院修其家廟  
院難爲檄故面語公公留意廷舉曰下官越境奔命



名山藏 卷之六  
謂大人有重委所見命乃然下官守土吏非奉朝恩  
若例不敢私役一人輕費一金也大人自爲之趨出  
巡按御史汪者曰吳令顯拒上市能所壞淫祠斥寺  
觀以其材作土堤闢書院修學宮亡僂乎盜盜門竟  
撤之殆盜賂耳卽捕盜令自首賂令令乃撤門標不  
卽理前事廷舉囚服梏手分折費直竹木碎屑具列  
斤兩盜亦前曰盜小人死分也敢誣廉令汪大慚止  
廷舉以剛伉不得超遷滯郡縣者二十餘年正德初  
廣東盜起用劉大夏薦自松江同知陞兵備僉事至  
則平十三村池水諸洞賊劉瑾索括省帑令解京師  
衆謂當鬻鹽入之廷舉奏言有旨括省帑解京皆非  
正費曰貢進內也曰司禮打點錢也請留之備軍瑾  
大怒而廷舉方劾岷府門正鶴入廣買辦不法太監  
忠鎮守橫恣者二十事忠亦許奏廷舉逮繫詔獄無  
所考坐枉道過家械首吏部門一月謫戍邊會風霾  
示變放爲民其年瑾誅遷雲南副使江西盜起總制  
討之數年無功吏部尚書楊一清言廷舉才略隨遷  
江西參政至則督兵攻靖安寇胡雪二者無功旣單  
騎入姚源賊王浩八壘諭之降爲浩八所羈廷舉居  
數日不見恐行坐吟詩陰伺得賊要領因用其巨力

而譴微輕者嚼以利令僕妻其女時胡世寧方以按察使討賊騰檄開諭賊奉廷舉歸廷舉因與椽澄執會率三人平之因上椽功而自劾輕身被羈狀又二年追姚源賊於弋陽又一年與胡世寧等擊浩八於裴源皆有功廷舉故喜吟詩尊副使李夢陽而請之顧其音響不諧大爲夢陽嘲哂遂忌而相排擊廷舉曰乞休不俟命解去旣去陞廣東右布政兼經略廣西轉左布政湖南饑陞副都御史出賑還京復出湖南定地諸夷界寧庶人且反陰屬吏部尚書陸完曰都御史孫燧不利我急去之切勿吳代也世宗卽位

名爲兵部右侍郎上書自劾曰竊見古之人臣盡言以匡君竭忠而補友用能殫心報國協力揅時都御史之職當辯理冤濫糾劾百官而臣向者當多事之秋負不職之咎正德末年錢寧江彬相繼竊柄招權納賄誤國開邊臣於此曾無一言排擊吏部尚書陸完傾心張銳兵部尚書王瓊諂事錢寧臣於此時不以風聞糾過致仕少師梁儲臣微時舊交也先帝南狩有請寶之從無迴鑾之諍今少傅蔣冕臣同榜好友也先帝南事日非旣不能引裾而陳又不能納綬而去而臣於二臣袖手括囊曾無忠言善說輸膺獻

箴昔者張綱埋輪於梁冀王尊上奏於匡衡唐介面陳於彥博韓愈著論於陽城歐陽移責於仲淹陳瓘致規於曾布朱熹削簡於史浩臣處君臣朋友之間有媿七賢不敢就職謹乞骸骨歸疏入改南京工部又轉南戶部遷南巡撫右都御史蓋立朝五日而已大禮議起廷舉請延問海內有德有學之臣如楊一清胡世寧王守仁汪偉李承勛李夢陽諸人定其是非不報廷舉雖與夢陽相忌至是顧亦薦之於朝而廷舉先爲江西時德興縣有致仕布政使舒清者嘗治禹州掘地得錢十八萬緡盡發屬公後在廣西却

土官餽

歸之府庫居鄉不跡城府賊入境相戒勿

擾清家廷舉上言薦清請量授京職或賜養贍米廩下吏部寢不行至爲南都御史長洲知縣郭波者以法挫織造太監張志聰志聰怒伺波出擁徒百十人執波倒曳車後行數十里典史蕭景腆者方操兵教場聞波事召兵前衝圍太監道攘臂大呼扼太監頰落其帽諸兵皆助鬪百姓盡登屋飛瓦擊下百十人者擁太監遁去遂奪波還志聰以爲辱入奏之世宗命械繫波景腆且重治之廷舉入奏志聰貪黷所以魚肉吳人狀上降波五級調景腆遠方黜志聰罷之

廷舉還引見景腆壯焉為立仗義英風碑碑於長洲之縣門

波閩縣人景腆晉江人

其嗜善如此亡何遷工部尚書

具疏乞休上慰留之廷舉且留戶部主事陳琛以詩

規廷舉廷舉手牘請琛曰公謂可歸即歸矣遂再疏

請疏引白居易張詠詩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僱我

作閑人天下太平無一事江南閒煞老尚書之語疏

中有嗚呼二字上怒廷舉悔慢無人臣禮令致仕亡

何卒廷舉身長而瘠面如削瓜好讀書自擬古人志

節皎然於天下其少遊太學時與羅玘為同舍生玘

以貨貢年四十餘無知者廷舉獨奇而兄事之玘主

僕皆病痢僕死廷舉身為煮粥負之解後晝夜十數

反其在順德鄒智謫死石城死之日上官還廣治令

當迎廷舉獨經紀智喪越日乃入謁人皆服其誼有

弟廷弼亦為舉人廷舉遊宦不偶所親勸廷弼規之

廷弼曰君子仕則為君兄彊直守職誠向君也烏用

規以廷舉被逮時廷弼追與俱及下獄械首劉瑾戒

通飲食者廷弼著舉人巾服操食食兄卧其械下刑

部主事宿進見之歎曰二吳一死安用生為奏記吏

部尚書張綵綵掾之於瑾故得全世皆贊其孝友隆

慶初贈廷舉太子少保諡清惠

何孟春字子元郴人本廬陵人元時有為郴桂都統者遂家焉祖俊雲南提學僉事父說刑部郎皆知名

說字商臣有勲戚以私怨誣指揮某殺人東廠緝行下諸理商臣察其情請尚書反之尚書從商臣言為及奏土如尚書議指揮某得脫客賀商臣商臣曰法不自法官主持而藉諸貴近是為失職與有耻焉又何賀

也孟春幼穎異為黎淳所賞長從李東陽游東陽

讀其文曰表吾楚者此子也年二十登弘治八年進

士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歷員外郎中弘治十一年閏

十一月日食下詔求言孟春應詔上萬言書極言時

事而先之以果聽斷公委任以箴上德時論躉之孟

春貌癯神暢雖在年少淹貫通練每談疆場慨然有

彎弓之志尚書馬文升劉大夏皆器重之一日京師

熊入市傷人文升以守衛官不戒請加罪并陳當飭

戎備盜孟春言熊之為兆雖當防盜亦慮火災亡何

禮部燬或問孟春驗何占書孟春言初無占書記宋

紹興己酉永嘉縣有熊入市太守高世則謂其倖曰

熊於字上能下火郡宜慎火已永嘉縣災某談所記

不意驗也出為河南參政分守三道治稱仁明居三

年擢太僕少卿老幼傾城擁車澆酒道傍以謝馬足

既至上言馬政利病兵部以為條式寺儲馬價縣官

欲取他用孟春奏寢之繇太僕卿陞右副都御史巡

撫雲南蠻夷盜賊充斥孟春處置撫諭多所解散獨  
十八寨黑羅久作不靖出沒流劫嘯聚至千百餘孟  
春與巡按御史陳察議征朝命許之解散羅雄越州  
邑市諸縣蠻之爲羽翼者先是滇石能言更有妖蟒  
助賊作霧孟春爲文祭蟒蟒飛石裂遂剋之磨崖而  
碑之曰石有聲賊則滅白蟒去黑羅磔撫巡御史親  
持節旣得虎子塞虎穴江流改盤山失嶠孟春性尚  
剛褊常書衛玠之言以自戒居常好讀書兼喜飲酒  
其所讀書參互考訂博而能精曆數兵法奇遁醫藥  
皆臻其妙丘濬嘗輯醫鈔孟春益抄廣之至是發在

官贏錢買藥給方下牒州縣曰雲南夷獯之地饒毒

瘴尚鬼蓄蠱疾不服藥當職異時閱故閣老丘公感  
避難止小兒哭法因而廣抄方書遂憶諸書中如宋  
陶學士大道方可療阻饑蘇學上聖散方可消瘴癘  
丘抄皆未之及因續而廣之夫二公目覩藥効手書  
示世政貴養民何小可忽冥應靈契諒非濶迂越瘠  
秦肥當無阻格世宗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論平十  
八寨功改立十八寨爲永昌府增長官司五守禦千  
戶所五明年改吏部與喬宇林俊彭澤汪俊輩皆以  
拔擢人才爲已任大禮議起孟春前後三疏張璁爲

大禮或問十三條孟春通夕作十三難破之遂與百官伏闕請上怒孟春首倡以大臣僅奪其俸尋調南京工部居二年引疾退許之明倫大典書成削職爲民孟春勇於敢爲歷仕三朝屢陳讜論當伏闕時有老中貴識之曰此公先朝言事多已今尚爾邪所著書始名案垢既家居累平生撰述得六十餘卷名餘冬序錄其曰案垢者謂夫物不日新必垢案用書室垢惟筆墨然亦須滌今者筆垢予楮意在求新而餘冬自序之文則言魏董遇好讀書謂學當以二餘冬者歲餘夜者日餘陰雨者時餘甯越受業十五歲爲

周公師其言人休不休人卧不卧者此以日時之餘而東方朔自謂三冬足用蓋歲餘邪晉皇甫謐自言晝愍作勞夜甘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惟季冬之末纔得一旬學亦兼夜寐或不覺日夕可知北齊李鉉春夏務農冬乃入學三冬不枕假寐而已士安寶鼎蓋於日時之餘亦不暇學矣予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鞅掌政務顧三餘時有南部幹局稍閒理繹舊稿乙酉冬閏粹有成帙養疴歸山益多長晷命兒子編輯亦適戊子冬閏編帙序日起畢辜盡極陽錄名曰餘冬夫子之爲學猶是閏耳且不足比昔賢之歲况

乎時日孟春他所考訂註釋尚多學者稱為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禮部尚書諡文簡遣官造墳諭祭于仲芳舉人竟天絕椰城西有泉春滿秋平楚人謂燕來水盈燕夫水平名泉曰燕郎曰吳廷舉何孟春皆據經守道之臣而淹貫學問廷舉從李獻吉學詩不諧遂生睚眦之釁此與槌胸嘔血何異崔子鍾曰銑頗識當世士大夫如吳公鮮儷也嘗謂之曰許友死未知公能否此外優為之

名山藏卷之

晉江何喬遠 撰

臣林記 嘉靖臣四

邵寶

楊廉

魯鐸

王廷相

陸深

張邦奇

朱裳

邵寶字國賢無錫人成化二十年進士初知許州以禮教為治作新廟學正穎考叔祠封晁錯之墓改魏曹操廟以祀漢獻其稱漢獻也不曰獻而曰愍以從昭烈之所封祀裴度于鄆祀范純仁于襄城巫挾龍骨倡妖杖巫取龍骨毀之躬農種行社倉民用充足



文風蔚然曹操廟舊在受禪臺之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聲土人奉之甚謹寶至改之操靈如故乃祀漢愍帝于上列孔融禰衡楊脩陳琳旁立為四配操靈便滅又操廟右有關羽廟靈亦如操寶題詩謂之謂其徒忠曹操而無事先主之實祠廟亦遂不靈後人更於操廟左作司馬懿受禪碑以嘲操云

弘治七年陞戶部員外郎尚書周經劉大夏甚器重之進郎中通明條例平允出納有所區條多見采諮陞江西提學副使正德初累陞左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劉瑾用事坐平江伯事有連欲禍陷之李東陽力排得致仕瑾誅起巡撫貴州未任尋陞戶部侍郎疏乞養母十四年起南京禮部尚書以終養辭嘉靖初大臣言官交薦再起再辭特與終養母亡服闋請致

仕不允卒寶少孤力學弱冠著名服官內外雖公務叢委條貫整飭為人樂易謙虛不見喜怒人悅而歸如川赴海嘗謂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當世以為名語所著有容春堂集該括摹寫極所欲言而無冗長辛苦之色李東陽作信難篇贈之以為文章好尚相信最難信其人斯信其文矣國賢所作蓋欲進於古人以幾于口無擇言言必有中者寶同邑舉人浦瑾亦篤學問寶取舊作印可之先誦一過誦而樂心則錄似瑾瑾曰可則再誦曰不可不誦也有誦而未樂亦弗以錄而瑾為之序曰謹重精純蓋得諸宋

名山藏 卷之二  
維渾森嚴蓋得諸唐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寶視學江西山輿水舫紬繹經史欣然有會日記月載復名日格子以附格物之義其經書所得載諸簡端名簡端錄巡撫吳廷舉以上之朝其卒也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楊廉字方震豐城人父崇永州知府受業於胡九韶為吳與弼高弟廉漸濡其學蔚為儒者成化中舉鄉試第一二十三年試禮部第三選庶吉士移疾家居弘治三年授南京戶科給事中益留心世務凡民隱吏治兵政賦役以至星曆等學莫不究論會管後湖

黃冊灤州知州某請抄冊以便清軍行戶部許之廉駁言祖宗舊制藏冊嚴密為謀遠矣歷日懸長軍民戶籍無敢紊亂誠後湖為證也若發外抄謄人得測知脫軍作民且紛然眾人服其識體以憂去服闋補刑科給事中因地震劾奏大臣首薦張元禎吳寬李東陽王鏊劉戩宜備日講復請優禮吏部尚書王恕叙復楊茂元盛應期之因事獲譴者薦引知名士如周瑛周孟中王鴻儒張吉王雲鳳劉元劉大夏謝鐸林俊曹璘等可備任使屢上時政邊務多見采行

劉字景元安福人成化乙未廷試第二人及第授翰林編修冊封安南先是使外國者多治巨艦載重貨浮

海與為市戩考地志陸道南寧逕甚乃乘肩輿從兩  
 僅忽抵其界夷人傾駭至日頒詔明日讌畢遂行國  
 王憚恐金珠犀象餽貽錯路戩一不顧王復遣人追  
 授諸途戩書其初入關詩歸囊若有關南物一任關  
 神降百殃以示之安南人益敬悚其後遣使入謝表  
 有廷臣清白之語春坊論德終官戩博學多識典故  
 識邪守正氣豪論卓遇事直前意見傑出尤精人倫  
 行跡獨與王鑿相善病革鑿往視之語及國事會劉  
 文穆罷壽寧侯卒時已不能言忻然索筆為詩有天  
 留老眼待三月之句周瑛字梁石久上春官不第  
 益汎濫羣籍鉤深探曠與新會陳公甫遼左賀克恭  
 上下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舉成化五年進士知  
 廣德州陞南禮部郎中出為撫州知府調知鎮遠書  
 滿歸省弘治初王恕為吏部郎家起四川參政尋轉  
 右布政使丁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  
 交薦其孝行吏部覆奏起用堅以引年乞致仕瑛知  
 廣德時著祠山雜辨以戒民凶鬼著教民雜錄令民  
 葬祭循禮經母或溺殺子女為郎時著經世管鑰律  
 呂管鑰推明蔡氏邵氏學著字書管鑰以講六書守

撫州與水利著政本第翰納著政均自叙居官行已  
 折畏天命凡事有人不及知而暗合於天者李承箕  
 從陳公甫契其靜虛之傳而瑛以居敬窮理告之楊  
 廉載瑛理學名臣錄為之贊曰諂鬼有辯訓民有錄  
 鄉有保伍庠有教育士多善政不一而足公心隆古  
 人意末叔越雪蜀日或以迂目邵蔡之書塵滿簡牘  
 志在旁通求之頗篤周孟中廬陵人成化己丑進  
 士授南吏部主事尋推薦為福建提學僉事再改貴  
 州陞廣西副使仍提學政進廣東按察使推浙江右  
 布政使轉左以弘治壬戌引疾乞休詔進秩都察院  
 左副都御史致仕早有異質甫成童即崇古道慨然  
 定其趨向時陳獻章羅倫以同志往來講習暨服官  
 後所至必先風教凡先賢遺跡輒崇表以示向往闔  
 廣士習為之一變孟中雖專專好古然達之以示向  
 沛然有過人者貴州都勻苗人持反側有司議殄滅  
 之孟中獨推誠撫諭苗人悉感化來輸連歲所負租  
 在嶺南治尚寬簡與民休息薄征徭抑浮靡節縮採  
 珠官積與公府煩費歲損十五六在浙省溫州無名  
 之戶二十不僉減織造歲幣十之半壬戌入觀言官  
 上章旌天下方面政殊異者六人孟中其一也朝廷

方欲柄用孟中引疾求退詞甚懇乃許乘傳以歸蓋  
 曠典云王鴻儒字懋學南陽人少奇穎工書楷親  
 屬為府史從治文書郡守金城段堅見而善之引見  
 嗟異留居府中續食授衣親課其業入郡學為諸生  
 提學陳選試其文驚曰是經世之文非舉子業也成  
 化癸卯舉鄉試第一丁未舉進士繇南戶部員外遷  
 山西提學副使抑浮崇雅先行後藝因材開發終日  
 不倦多士歸心焉孝皇一日與劉大夏論人才曰如  
 山西副使王鴻儒他日可大用對曰此人才行不易  
 得誠如聖諭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為已任崇獎  
 實行不純采虛名博綜經史尤明習未幾求便養改  
 國家故事官至南戶部尚書諡文莊

南京兵科給事中十三年陞南光祿少卿書張天謨  
 監司竹監舉家不食笋十二字於屏入賀千秋節上  
 言輔導皇太子須留意學庸語孟之書慎選宮僚日  
 與游處庶可得傳德保身之助正德初陞南太僕少

卿環滁諸生執經門下為剖判同異開引指歸謹尚  
 廉耻敦崇風化莫不感服復以憂歸服闋補南通政  
 七年陞順天府尹手書公移簿曰爾不居常病州縣  
 取民無制不恤民隱每羨周恂如韓永熙立法之善  
 今日當局試看如何在事弊病罷行倖私屏息皆前  
 尹所未為者十年陞南禮部侍郎上書言太祖太宗  
 祖功宗德百世不祧太廟之祭宜行古春犴之禮語  
 在典禮記聞車駕將南巡上言巡狩之典唯唐虞可  
 行自夏以後太康有距河之厄昭王有膠舟之變秦  
 皇召博浪之擊隋煬起突厥之謀皇明祖訓謂帝王

居處當常懷警備內官及帶刀人員不可太遠如元  
英宗遇夜被害爲左右太遠聖祖防患周密一至於  
此何況耀三軍列七萃馳驅於千萬里之途者哉及  
駕幸邸有旨令百官戎服以朝廉奏請如常朝儀更  
請謁太廟嘉靖初元陞南禮部尚書取大學衍義撮  
其切要進之經筵大禮之議不行八疏乞休許之給  
驛廩輿夫歸且賜勅諭曰卿才行老成譽望素著委  
任方殷乞休甚力其歸頤神葆和茂躋壽考著書樂  
道潤色太平廉感激泣下居二年卒贈太子少保賜  
諡文恪廉留心伊洛之學居敬窮理老而不懈才智  
幹局綜世達務其文章言議推理明法足以決疑定  
是爲人清約嚴重就之則言溫氣和愛人好士出於  
誠意著述甚富而所輯國朝文臣及理學諸臣言行  
錄尤行于世

魯鐸字振之景陵人弘治十年舉進士第一改庶吉  
士授編修謝絕交游沉潛學問以清節著聞正德初  
爲國子司業李東陽生日其僚長趙永約鐸往壽鐸  
曰公何將曰兩方帕鐸曰當如君入索帕亡有躊躇  
已久日記有枯魚卽取魚往家人曰已食其半矣鐸  
謂半魚與永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

能以父老乞歸養尋丁艱邑有大而角衆共質鐸鐸  
曰兵象也亡何劇賊大起嘯聚劫掠顧相戒無犯魯  
公家鄉里人依之存活甚衆五年起復職復得告復  
被命起歷南北祭酒鐸蒞官虚心約已端飭自勵清  
慎教士重力行抑競進而憂時濟世尤爲惓切又復  
請告嘉靖初元起復舊官復以疾辭許之刑部尚書  
林俊言鐸清約渾晦志尚真純適足鎮雅黜浮學足  
訂頑起懦請如孝宗用謝鐸故事卽家敦促一時撫  
按臺省先後論薦五推卿佐皆不應命作園田已有  
居之造臺闢洞俯仰礙巾憤客非稔交深誼不得而  
造也而與童子俱讀書哦詩吟琴瑟年六十七卒詔  
諭祭賜諡文恪故事四品文臣無諡鐸以清節得之  
鐸辭華耽寂養正明恬雖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  
激昂貪鄙位不及卿相而榮名重望歆仰物情  
王廷相字子衡儀封人丰姿奇秀讀書日記千言十  
二歲爲邑庠生文有英氣繼進古文詩賦雅暢弘治  
十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李夢陽何大復崔銑  
號爲四傑授兵科給事中條論時政不避危忌父疾  
疏歸旣卒哀痛踰禮正德中起服謫判亳州政暇誨  
生徒得薛蕙爲名士陞高淳知縣選御史巡鹽山東

名山藏 卷之十  
裁勢豪私販諸弊巡按陝西憲度益振鎮守太監廖  
鑾煽虐關中廷相隨事禁革鑾殊誓恨提學京畿中  
官王劉納賄屬事廷相焚其書適鑾誣奏廷相王劉  
合力構之下詔獄謫贛榆丞陞寧國知縣松江府同  
知僉事四川副使山東皆提督學政敦士節振萎習  
諸生翕然化之嘉靖初陞湖廣按察使李見招亡納  
叛拒殺軍人捕獲絕其患陞山東右布政丁內艱服  
闋陞副都御史巡撫四川沙保向汎倡亂日久廷相  
舉何卿故事以勵諸將遂勦平之宥降散衆夷境以  
安進兵部右侍郎尋轉左陞南兵部尚書改左都御  
史兼兵部尚書領十二團營以臺政分條類奏上允  
行之六年考滿加太子少保會吏部五察內外官簡  
覈當去畱扈蹕幸承天時承召問以直對沿途裁省  
甚多滿三考加太子太保賜玉帶廢馬二十年郭勛  
坐罪下獄上詰其領營勅事因責廷相黨附不行白  
奏革職爲民給事中劉繪疏揀不允廷相歷事三朝  
以忠誠不欺爲先御下則剛直不虐遇事之當爲弊  
之當祛毅然必行自謂大舜雞鳴而起周公坐以待  
旦不予過也博古通經究諸實用禮樂律歷象緯醫  
卜靡不穿通所著有禮樂雜論四十篇夏小正解十

三篇答天問一篇雅述慎言十五篇自言知道以來  
仰觀俯察二十餘年言積數萬其於仲尼之道衛守  
之嚴不敢異端雜之蓋竊附孔氏之徒云

陸深字子淵上海人弘治十四年領南畿鄉試第一  
其下科成進士改庶吉士正德二年授翰林編修踰  
年丁母憂劉瑾以擴充政事爲名改南京主事瑾誅  
復職久之陞國子司業丁父憂哀制准禮服闋請告  
嘉靖七年起爲國子祭酒充經筵講官故事經筵直  
講先送講章內閣詳定乃以講讀深直講其章爲內  
閣桂萼所改講罷面奏講義不治非臣舊撰請後母

送內閣改定當深奏時鴻臚官方贊行禮上不悉聞  
命深退深退上疏請罪上始知之曰此故事也汝有  
所見則別奏聞萼因奏上深所撰講章上曰講章進  
自內閣方得明暢不然保無不雅馴自後如舊深上  
言臣遭聖明備員講讀昨因講議朱洽經筵面奏臣  
敢爲此上恃堯舜彼時威嚴之下未盡愚衷先行犯  
禮退疏待罪方將具論所以不意溫旨再蒙是陛下  
不責臣罪誘臣復言也臣謹按經筵一事輔養君德  
乃其首務臣等摩勵亦復不少夫天威咫尺臣子儼  
然拜起布義陳詞若自反身心一無所有豈不汗媿



故必勉加省察脩踐之功而後可收交孚感格之實  
臣之愚意以爲講章必出講臣之手所送內閣改定  
不過畧去其麤疎鄙野之詞加以溫潤之氣以具告  
君之體以麗澤儒臣之心若盡出內閣之意而講官  
不過口宣之此於感孚甚遠以此進於君父之前是  
不誠也臣意欲乞聖明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  
釋而外於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  
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中御  
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  
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啓聖學日邃臣等亦藉以  
進脩而內閣又因以考臣等之造詣臣誠愚戇欲因  
事納忠以佐維新之治儻蒙聖明垂察臣之報効方  
自今日上曰陸深誇詐敢欺卽其疏首獻諛夫豈臣  
謹且覽其初進講章數語亦謬吏部參究以聞吏部  
參深不敬當罪詔降一級調外任謫延平府同知居  
三月陞山西提學副使深集先儒要語爲典常論述  
二編名同異錄進之復上表曰臣深才拙器疎力小  
圖大狹陋漢唐之治思致身唐虞恭遇聖明益思自  
奮第媿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陛下曲  
賜保全尚與衣冠昨自講筵出佐延郡楊羅李朱遺

風猶嘘臣在郡中水土相宜職務易稱頗得讀書每見先儒議論有功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錄未及三月蒙恩超資付臣學政非臣捐糜所能報荅臣比出舊編粗加詮次分爲上下繕寫上陳伏惟聖人學貴得要帝王務在知先儻博覽泛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然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復自念臣僻居海上家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儻蒙賜骸骨少假歲時當部分首尾兼總條貫勤成一家之言庸爲萬幾之助書奏上納之陽曲生

員某父爲縣令答死御史鏜不爲申理反坐答責深曰父死非辜不共戴天奈何罪之與鏜力辯不合卽上疏劾鏜鏜亦劾深遣給事中勘問鏜坐謫外深更調浙江提學副使十五年繇四川布政使陞光祿卿內閣疏深學行累陞太常卿兼侍讀學士深長身玉立神采朗豁上不喜其戇顧美其舉止駕幸承天改翰林學士兼掌行在印信駕還陞詹事三十年九廟災日劾致仕居四年卒賜祭葬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裕深磊落瑰奇嬉笑成文品騭古今商確事義辯識書畫古器談鋒傾一座書法學趙吳興光彩煥然天

下之人聞深名者師慕踵至深悉引進雖單門後學  
得畢餘論是以論著之多凡可式憲當世者當世莫  
不纂錄之

張邦奇字常甫鄞人生而尪瘠苦學耽經籍年十七  
舉鄉試登弘治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簡討  
非人不交非物不取時然後言擇地而蹈時謂大雅  
君子也武宗朝著張騫乘槎賦見志蓋以西域喻劉  
瑾以騫喻一時附瑾者已乞告歸省食貧而已而孝  
事父母舉足發言率覘視容色爲進退讀書之暇時  
時從田峻佃作當道勸駕勉至京師力求便養出爲

湖廣提學副使出教示諸生日學不孔顏行不會閔  
文如雄褒無益也與諸生譚學根極理要必人人悟  
暢乃罷邦奇奉親游宦旣二親不樂久居楚復乞歸  
世宗卽位用薦起提學四川復以去親遠乞休撫按  
奏移近地改福建歷陞南京吏部侍郎丁外艱起吏  
部侍郎久之以原職兼學士掌翰林院事後以母老  
累疏終養上曰壽母大臣古治朝乃有不許尋以原  
職掌詹事九載進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如故終以母  
老數乞歸特改南京吏部尚書已改南兵部以便之  
上時時欲用邦奇而邦奇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邦

奇之學以人性無不善以聖賢必可師澄神一志以  
 繹洙泗濂洛之旨嘗曰知書之為我也則書即學矣  
 如以書而為學也則學非書矣又曰譬之權焉權勝  
 物則物輕物勝權則權輕故在我者苟重則靡麗崇  
 高靡不輕矣在我者苟輕則小物末技靡不重矣為  
 人仁孝切至臨政持大體不苛議論依忠孝每言事  
 未嘗不稱引天下長者功名之際恒自退抑不與時  
 競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髻齒有聞顛毛種種未  
 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  
 是誰之咎歟人稱靖恭正直含弘寬厚博達通明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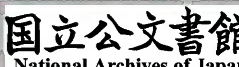
儉莊肅邦奇兼而有焉

邦奇學以聖賢為師終日危坐目無流視耳無傾聽晨起

焚香誓天晝有所為夕書之冊進退辭愛矜慎獨至吏部嘗攝冢宰故事陞除降黜先白內閣邦奇獨罷之推轂善類靡有遺能然終不泄露其以吏部侍郎兼官者九載諸所銓注往往位上邦奇泊如也霍韜曰古稱良玉溫潤而栗然張公非耶 邦奇卒其母尚

存後至百歲邦奇有叔時徹仕南京兵部尚書有時名

朱裳字公垂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以御史巡山西鹽法巡按山東其巡鹽時拒錢寧請按山東時御史王相被閹鑑搆下詔獄裳抗疏曰朝廷設御史如齊民養猫捕鼠猫鼠相持主人可助鼠耶疏鑑八罪王



御史得從輕刑還朝諫止南巡出知鞏昌嘉靖初綜覈吏治天下吏卓異者五人裳居第一遷浙江按察副使自福建按察使轉浙江左布政使副都御史治河濟上丁外艱家居久之沙河之人爲裳作無媿亭立石頌德世宗南巡朝見於磁州勅起舊官章聖太后梓宮南祔董治水道業瘁有所過內使望裳毆其胸怏怏暴卒七級闡裳自其少年則號安貧子自其爲鄉舉則曰堯舜君民孔顏師友所願也自其爲御史至都御史治官鑰門廳廨如寺家居土室石門連旬茹菜其以御史按山東時東人誤傳以爲長齋布政浙江吏私書其案曰清如水難到底裳手續之日如水清饑殺僮裳妻就館裳敝衣冠執爨收生媪至以爲傭也平生見及必行言及必踐曰尊德性道問學聖賢要旨也見世有不當意事輒掩面曰醜看醜看其始入官時嘗寄一縑於其父鳳鳳怒詬曰胡用此膏血汚我立焚之人曰朱公固能廉亦本於父訓崔銑志裳墓比之軒輓隆慶三年謚恭簡賜祭葬郎曰邵寶楊廉魯鐸王廷相陸深張邦奇朱裳七君子者皆讀書績行之儒不徒名其官而已

梁材

唐胃

熊浹

張治

吳山

宋材字大用大城人弘治十二年進士初授德清縣  
 德清自有令以來民繫思者獨材一人去之二十年  
 後繼之者曲靖人陶廉此兩人而已正德初陞刑部  
 主事歷員外郎中稱名法家出為嘉興知府精悍廉  
 介論者以繼楊繼宗調杭州府累遷浙江按察布政  
 二使事無繁劇一來便決初至積牘盈篋材頃刻批  
 答都盡又咸允當巡按御史者材里人材自居前輩  
 無所過禮御史不能平材艱歸御史誣奏之嘉靖初  
 量移雲南按察使雲南土官相讐殺六年不寧御史

委材勘材名兩土官至罰其牛羊贖罪復職如故御  
 史輕之材曰以夷治夷所謂因之也御史不聽繫治  
 兩土官材曰恐變御史聽材言因遣人護之歸護人  
 歸言夷聞繫治集兵相訶矣見寬乃已陞貴州左布  
 政尋調廣東材居官都衣麤食而已都白司中僚佐  
 人置圓牌書其僕令候吏日市物書數牌上會而後  
 入名市人面給之一時海內布政惟姚鏌與材等稱  
 陞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累進戶部尚書每戒諭屬  
 官面目嚴冷一觀政進士劉繪以兩不到部材召而  
 面斥具參劾之繪本名士材卒無以如  
繪然足見尋以憂去十三年再起掌部事以剛執不  
材峻厲也

名山藏 卷之  
能自媚獨上對諸大臣言亦稱其正十五年疏乞改南戶科給事中周琬言今大工方集邊儲告匱材職司邦計去繁就簡欲便身圖非大臣事君之誼下吏部覆勉留之上責材自疑求遠吏部不行參奏並對狀吏部上章引罪材亦自劾上以材語實宥之令悉心供職而奪吏部官俸然終不爲上所喜十七年以六歲考滿詔致仕去初徽王之國憲宗賜之鹿邑莊田其後管莊人與佃戶相構材請革去莊人徵租有司王言其不便上從之是年王請給勅鑄碑永垂永久下戶部時材已致仕視部事者左侍郎唐胄執奏如前上怒追罪材令以右侍郎閒住奪胄俸郎中王宗濬等下鎮撫司鞫治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廷相致仕上追念材名復官既至當考察京官上手勅赴吏部與其事刑部有重獄不決者四上命兼決數日畢奏上喜曰安得十二尚書人皆如材六年考滿上以材清操著聞特加太子少保頃會上欲取龍涎香供醮材謂會典不載不索上供上已銜之而是時諸宮殿工作頻興董功者武定侯勛恃寵專濫役外班軍四萬餘人猶謂不足更籍其不至者令輸金僱役各三月所人予糧四斗復九千人材堅執不與勛劾材

上命兵部會勛議兵部言材守職不得不慎上亦命已之而先是勛別籍兵部逃亡旗軍布花折糧等銀募工上作至是支給愈費材謂向所差役已可五萬人奈何濫費別募詔從材議兵部尚書張瓚卽按籍散給所募工人勛奏材瓚比周侵職上姑貸瓚罪責材沽名詐忠令冠帶閒住隆慶中諡清惠材莊重寡言笑堅正方嚴人莫敢干以私公退焚香讀書常以四書及律例自隨前後司國計十年謹守筭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力主力持天下不加賦而足當嘉靖中葉士大夫頗尚員通大臣或阿上取寵材屹然自立無媿古人焉嘗謂書生業爲儒入官廉自吾分不可言人况持以驕吾所不爲子孫計者恐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爲人平易正直薦人不求人知於人無所報復曰犯而不較吾敢謂能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弘治十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以憂歸值劉瑾用事謝病不出瑾誅起舊職屢疏請罷蘇杭織造內臣出內象爲宋死節臣趙與珞等請諡立祠尋轉員外郎出爲廣西提學僉事諸徭皆令其遣子入學讀書陞雲南副使擒覈土官莽信保山令趙九臯之橫虐者諭解木邦孟養之



亂政聲大著歷廣西左布政使靖江宗室貧困請封  
請祿受封輒請補祿自玉牒日始胄曰祿當從爵未  
爵何祿疏聞于朝遂通行諸藩著爲令古田鳳凰寨  
韋賊爲亂兵征無功胃屬古田令劉朝輔以意招撫  
之賊曰是前提學送諸孺子入學讀書者耶卽從朝  
輔來見解甲受質累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江漳  
陞戶部左侍郎世宗十五年議伐安南胄陳不可者  
八大要言華夷者天地之限高皇神武不世出矣安  
南不征著在祖訓一不可也太宗討逆臣黎季犛求  
立陳氏後已無所得置爲郡縣得不償費仁宗常恨  
之至于宣宗克承厥志棄不之問二不可也安南前  
代當其盛時屢爲欽廉邕諸州患自唐高駢徂征之  
後歷五代至宋曲劉紹吳丁黎季陳八姓迭主而嶺  
南邊郡外警遂稀是夷狄分亂中國之福三不可也  
若謂中國舊地宜乘亂取之臣攷馬援南征深歷浪  
泊士卒死者幾半所標銅柱乃在今思明府耳張輔  
平交簡定繼亂所不嚮應惟餘交州一城又六年餘  
始克就擒亡幾何時陳季擴又亂去之十餘年黎利  
復起中朝武臣陷死甚衆士卒物故以數十萬竭中  
國十餘年之力得數郡縣空名而止比况前代又有

征之不得如宋太宗神宗元憲宗世祖皆喪師損威  
四不可也夷狄入貢夷狄利也可借中國之名以壓  
其隣可借中國之資以潤其用故今安南國中雖亂  
其表齎方物款關不絕特彼中撫按以其姓名不符  
初封郤而拒之名爲負固其辭不順五不可也興師  
十萬日費千金太宗之時用兵八十萬自雲廣分進  
山海餽餉不絕今擬取辦附近四省則在四川方有  
採木之役在貴州方有凱口之師兩廣糧儲久已匱  
于田州岑猛之征且自大工迭興諸省帑藏皆輸將  
作加以水旱蠲除視當時財力遠甚六不可也夫此  
皆迹有可求耳以臣杞憂殆有甚焉唐之衰也自玄  
宗南詔之役始宋之衰也自仁宗伐遼之役始今太  
倉積餘僅四百萬屯田壞而田日荒鹽法阻而商日  
減虜騎日強邊兵屢叛北顧方殷南征復啓卒有意  
外誰任其咎七不可也今兵雖未興已遣錦衣問狀  
詔中外嚴兵待發夫錦衣武人闢于大體萬一徇枉  
釁或隨之卽今觀兵之令方下而侵漁騷擾害已四  
出憂不在四夷而先在邦域之中八不可也兵部覆  
奏稱胄忠謀上亦曰胥後議武定侯勛恃寵請配享  
其祖英於太廟胄上書力爭上不從許英從祀居頃

之以爭明堂大禮下錦衣考訊禡爲編民其兩疏詞  
並他見胄耿介有器識平生以范仲淹自期所上奏  
疏詳核今古通大體疾革時值章聖太后梓宮南祔  
北向力稽首隆慶初南給事中岑用賓言胄與林俊  
吳廷舉並先朝名臣大節素著而恤典未備詔贈右  
都御史賜葬祭子穆嘉靖中進士仕禮部員外郎  
熊浹字悅之南昌人博學精易正德九年進士授禮  
科給事中宸濠之將反也錮御史熊蘭及浹至親爲  
質浹與蘭以宸濠反狀密授御史蕭淮奏聞世宗卽  
位奉使四川松藩副總兵張傑故倚江彬內援大肆  
殘墨所垂死千戶以下五百餘人誘殺熟夷上功率  
家丁遮擊兵備胡澧浹疏傑坐禡職邊人快之大禮  
議起浹持論與張璁合吏部惡浹出補河南參議而  
世宗識之召修明倫大典居一年擢右僉都御史歷  
轉左都御史掌院事浹雖以議禮受知顧未嘗附上  
意旨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者自殺母誣告里人柱  
東厰以聞下刑部坐柱不服福有姊與福隣人皆證  
福自殺母刑部請覆審以命郎中魏應召改坐福東  
厰執奏上怒命三法司及錦衣鎮撫逮問應召覆按  
福柱事浹如應召所改坐再上之上意浹徇庇禡浹

名山藏 卷之 三  
職下應召等考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謝罪給事  
陸燾劉希簡以爲言上復怒燾等不待問報先事妄  
竇俱下錦衣考訊其後讚等竟抵死柱如原擬應召  
及隣證俱發邊充軍杖福姊百以浹嘗贊議大禮姑  
更革職閒住十八年車駕謁山陵上與近直追論舊  
臣諭吏部起用浹尋陞南京禮部尚書明年改南京  
兵部尚書二十三年召入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復  
掌院事踰年爲吏部尚書以母年九十求去上固畱  
之賜粟帛存問上營箕僊臺焉浹極言僊妄先是楊  
爵周怡坐諫僊祥禱祠繫獄者久之箕言爵怡於上  
上釋之至是見浹言大怒立逐爵怡繫獄如故批浹  
疏示大學士嵩嵩爲婉解乃罷蓋爵怡出獄方三日  
耳然上尚念浹加浹官太子太保居兩月坐推舉事  
一再奪浹俸浹內不自安會加陶文仲伯爵予恩蔭  
復疏爭畱中遂稱病求退上怒曰廝浹初就孚敬之  
議藉取爲進非本心旣附用當感報乃輒訕主專橫  
茲測度探問假以休請宜重治姑奪職爲民衣官  
較其押回原籍當差浹篤好程朱厭術數之學居官  
恒以不保晚節爲慮在田十年足跡不入城府聞朝  
政失體四方災變輒憂形心穆宗登極復舊官賜祭

修墓諡曰恭肅

張治字文邦茶陵州人宋張履翁之後也州有龍化湖故有識龍湖圻榜元出正德己卯湖忽曠涸龜裂明年治遂舉進士第一又明年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靖初進左贊善尋以母喪去位時張桂用事治不樂其官有超舉之志家居十有三年而諸公以經濟大義勸之始起蒞職爲翰林學士上欲伐安南使往諭行未至有言小夷非兵不服遂止以副總裁修玉牒稍以本支法更定奏上上曰卑不可除尊亡不可先存學士指是其如學士所定遷南吏部右侍郎名改吏部左右侍郎遇事斤斤自信敢斷決銳然辨邪正明升黜不瓦合士有持正自立爲世擯斥者雖疎遠必延致之二十七年陞南吏部尚書明年改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是時廷推六人上持之十日密跡之至其明日乃以治與呂本同下蓋特簡也治雖與諸輔臣同供文撰顧墨墨不自得不敢顯諍居二年卒上頗不悅詔加以中諡因諡文隱隆慶改元更諡曰文毅誥曰惟爾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張治事我先皇帝三十餘年隆恩厚卹君臣之義有終始矣聞於媚嫉之臣易名未

當頃有言者朕下禮官攷論其世以爾詞尚理要制  
作渾雄心存世務議論慷慨考文章以知人如陸贄  
之識韓愈因公正而發憤若汲黯之斥張湯引以同  
升悉爲今日之宰輔與之異趣實乃當時之大姦是  
以朝廷服其節槩天下想其風采昔我先正良用懷  
思不有嘉名曷稱輿論是用諡爾文毅爾其不昧尚  
克享此治性卞急而志意廓落明習典章究極時務  
語及治亂之故毅然經濟自許而人亦以歸之見承  
平日久戰士離落車馬剝弱又連年調兵築壘未乾  
公囊已虛對當事者憤言曰今兵老民棘禍旦夕及  
肺腑諸公不歷筭周思殫謀宿昔而釀成疾根其可  
久乎及見士風瀾決國用乾耗愀然嘆曰十習靡則  
元氣漓矣民財竭則精血罄矣其在今日將何底止  
嘗欲裁定會典權衡百度復成憲之舊明因革之制  
使城社狐鼠不得府好事格而止二十六年丁未二  
十九年庚戌兩奉命主考會試發策命意多剴切時  
弊蓋納牖無繇而致傲庶位獨至其年虜犯京師一  
簇莫施始知治之非過慮也方虜急時治伏枕惋泣  
疾草疏欲堰白河水以遏涉騎會憊不支而遂卒  
吳山高安人嘉靖十四年及第第三人末年爲禮部

尚書嚴嵩用事山屬同鄉不附和之山嘗產女嵩子  
世蕃欲與求婚介大學士李本爲酒酒未行方奕本  
以手掩局語曰嚴長公之酒公知何爲山曰不知也  
本以情告山曰某老人也安從產女乎世蕃聞之蹙  
然不悅有閒罷上意欲用山內閣下諭嵩山子請曰  
上意如此大人亦須赴嚴一揖明我家知恩山叱之  
曰豈有閣老可揖求耶嵩竟密阻山於上三十九年  
上下禮部出封景王之國趣具儀嵩知上故未有意  
出景王特激於郭希顏之疏以覘嘗人心使人風山  
畱行以悅上山曰二王居邸形跡相埒人心危疑望  
此久矣上不論部山不敢請也幸有旨復當畱耶畱  
而遂已將來國本未定孰任其咎卽具上之國儀注  
明年二月辛卯朔日食是日浮雲掩映倏隱倏見欽  
天監奏言日食不見卽同不食上悅歸貺天眷嵩自  
西直使人急謂部上賀侍郎袁煒亦以請山指日語  
曰日之食也人皆見之吾誰欺欺天乎行救護如常  
旣畢以報忤上旨遂引罪上曰山守禮之臣也不須  
引罪顧當科官如何不參以其狀對禮科都給事中  
東華等惶恐言聖德當陽格于上天日當食不食祥  
雲護之禮當謝玄山等不請臣等不糾厥罪惟均惟

上寬赦上曰日有微陰觀候無食天意甚著聖人事  
天如臣事君君恩不感國典不容也山前執白鹿殊  
祥上原父天眷賜玄嗣強告殿廟今天意之著非測  
言比乃如常救護曰寧盡已誠不可失正甚賣直要  
名東華不言山不舉賀者乃曰不謝玄不敬天孰甚  
焉其住爲首者俸罰其餘各半歲已嵩言日同不食  
人所共知行禮如故部臣罪也請宥言官上是之改  
罰東華俸兩月餘悉宥免上既不悅山乃示風旨於  
科道諸臣吏科都給事中梁夢龍等欲共劾山詘於  
公議時吏部尚書吳鵬賄聲狼藉百官進退唯唯嚴  
氏中外人心無不鄙憤遂以山與鵬並劾鵬方睦嚴  
上本無意罪鵬疏入並罷山直亮方嚴臨事持論動  
必以正嘉靖中會試舉人自二十九年以後多以懷  
挾取高第至三十八年言官建議請嚴按簡如鄉場  
之體儀制郎欲覆請山曰鄉會二試體自不同會試  
之士歌鹿鳴而來者祖宗待之甚厚故防之亦輕今  
奈何自我破壞祖宗厚意蕭望之尚不願見吏露索  
匆匆吾寧士負朝廷毋朝廷負士也巡撫淮揚都御  
史唐順之卒軍中總督胡宗憲欲以死事請冀得卹  
典嵩與世蕃中主之山曰卹典至重故事京堂官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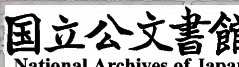
考滿者非日講軍功不得唐公雖負才名晚節不終  
 全歸官下曷云死事亦與祠祭郎李纘持之嵩怨山  
 無所出出郎為景王相亡何山亦去位順之乃得之  
 始司禮太監黃錦嘗私語山曰公他日去國得為編  
 民幸矣山愕然因為道令景王之國非上本意繼山  
 為尚書者逢諛矣又嘉靖中有兩吳山其一為刑部  
 尚書

郎曰自大禮大獄之後諸臣多以罪去繼受事者戢  
 戢矣夏言誅死益用相戒嚴主在上難乎為臣梁唐  
 熊吳屹然不失其正君子乎君子乎張治居常墨墨  
 沒得中諡可以觀主臣間矣

何 塘 寇天叙 崔 銑 魏 校

呂 柟 舒 芬 馬 理 王 道

何塘字粹夫懷慶人未冠博通經史至忘盥櫛既為  
 諸生即有志聖賢之學曰許文正薛文清二先生世  
 未遠而居甚近忘所師法學其謂何弘治十四年發  
 解河南明年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改編修不納泛  
 交不入要門朝參無爽齋祀盡慎縉紳重之當劉瑾  
 時諸翰林相約見瑾長揖而已既入前有跽者塘在  
 後奮聲曰何背約也出乞休歸瑾誅起為修撰塘真



率恬淡勵志躬行外無僕從內無媵妾所居垣舍塵  
 溷常積雖朝衣朝冠不上鮮明嘗進講經筵畏慎過  
 當宣讀蹇澀武宗尤惡其衣冠講罷大怒傳諭庭撻  
 之得楊廷和曲抃調開州同知已陞東昌府同知兩  
 疏乞歸隱居南村四方從學甚衆既丁父喪值武宗  
 崩撤輟講授衰毀骨立世宗嗣位起山西提學副使  
 尋改浙江按試至紹興從舟中望見夏屋渠渠者問  
 左右曰其人也治何賈起此宅曰宦宅也塘大驚異  
 曰宦則安能然左右皆竊笑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轉  
 正卿南京工部右侍郎隨改工戶禮三部侍郎乞致  
 仕上已許之御史毛鳳韶疏薦塘敦樸正大允宜邦  
 禮改命在京調理然終不爲上所喜謂其介而不通  
 及再乞休致遂陞南京右都御史然亦尋許致仕家  
 居與關中呂柟靈寶許讚儀封王廷相諸人簡札往  
 來究辯經書性命之旨行已教人切近精實呂柟以  
 比之聖門由賜爲文浩瀚暢達醫卜術數亦皆通究  
 素有足疾既遭母喪袒跣益傷至廢坐立竟以不起  
 隆慶初給事中張鹵言塘請贈官賜諡贈禮部尚書  
 諡文定睦樺傳塘曰何公守身之潔一介不取  
 蹈道之堅百折不回聖門所爲猥者也

寇天叙字子惇榆次人自其受學篤信踐履勇於聞

名山藏 卷之 三  
過舉正德三年進士仕大理寺評事寺副布袍蔬食  
誦律讀書決獄明允考邁等夷陞寧波知府政事之  
外脩明理學士皆興起治行爲天下第一超遷應天  
應天府丞武宗駕幸南京尹病獨天叙供億處置有  
方妄求冗費多所停裁初車駕未至時諸權倖預選  
女樂千百拘置一所以候幸未及三日死者數十餘  
多菜色憔悴天叙言權倖名籍之或召其親戚或領  
養之食店酒肆便上欲幸按籍可得也權倖然之江  
彬生晨諸公拜賀天叙長揖而已彬甚銜之後察其  
爲人曰寇公眞君子也嘉靖三年陞右僉都御史巡  
撫宣府尋改鄖陽又改甘肅擒解回賊之入寇山丹  
者興復屯政除額外之科居二年邊人感悅進右副  
都御史巡撫陝西歲大饑悉心賑濟虜寇固原調度  
斬首百有九顆蓋前此所無九年陞刑部侍郎丁外  
艱服闋起兵部右侍郎卒于位天叙巡撫陝西時會  
織造太監至御史謂關中疲敝請天叙會疏停止天  
叙曰遽言上未必聽遲至秋冬極言此中旱災請賑  
濟上必惻然則太監可召回也至秋冬以陝饑上聞  
請停止織造上果召回太監及在部時御史馮恩方  
論死旦夕行刑有一大臣欲具疏救恩以謀天叙天

叙曰無益也祇君自取成名耳其人問故曰盍問法司諸公請于要路使恩出自上從之恩果緩誅

崔銑字子鍾一字仲鳧安陽人父陞四川參政歷官廉慎爲郎時衣青袍乘瘦馬僮拾馬通其妻雜薪爲爨參政四川與僉事曲銳齊名四川人爲之語崔參曲僉屹如雪山銑弘治中舉于鄉再試不利就業太學與三原秦偉世觀馬理伯循高陵呂柟仲木榆次寇天叙子惇林慮馬卿翁臣同邑張士隆仲修同志相勉十八年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正德初授編修遇劉瑾史館門長揖而已他日諸史官旅見銑與何

瑋長揖如前瑾謂張綵曰翰林輕薄崔銑尤甚會修孝宗實錄成瑾僞傳旨降俸別調銑改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部有積儲糧長恣易惡米官久不問銑治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語銑曰公謫僂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瑾誅召還史館上書李東陽勸其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以文章自好尋告病去作喻問曰翰林先生謝病還郡篤志六經屏事絕交著述爲業客有問先生者爲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先生法言喻之爲上下二篇客問先生曰士胡仕

名山藏 卷之 五  
也豈非名利乎哉朱雲請劍於萬乘申狄負石於一朝名者歸之孫弘十載而相范睢一見而侯利者都焉先生直玉堂之署執經人主之前十有四年矣位不過爲郎未嘗出讜言上劄次取重當世今乃藝粟于棘畝淮蔬于斗園入甘藜藿出乏輿從省侯不或廬法史不走牘或者先生有遺行與何進退之谷也先生笑曰君子不干名之昌而慮幾之難不慕人之爵而憂心之枉大瓠之穿萌於線隙霄木之成芽於直苞故已遂之欲以蹈之而弗回可貳之心廡譚之而能悟昔張良借重於四皓觸龍推愛於男子鄒陽發悟於長君李泌全嗣於存姪故不當其幾者不可言不得其父者不能沮道有卷舒言有昌括飭卮詞而浮于所患倚陂識而救其已成立已之名揚主之過假信之文希主之寵非忠臣用心也且夫耽風簷者痺其肢嗜甘醴者毒其肺故君子不以一時之便而易終身之安罔爲口體之細而遺道義之重衣紈綺者人侈其觀富田園者傭利其直且以於陵灌園而辟相邴丹免秩而養志其於取世也廉其於責已也厚其身可抑志不可奪其生可戕道不可折子不見當世之大人乎方其得志奴僕舞勢逮其受戮妻

子冒辱又不見當世之君子乎飭僞要譽人皆趨之  
僞發行露人皆惡之夫吏之漁於民也惟嘆其微及  
陷於刑也惟憎其巨曷若守清靖之節甘退讓之分  
乎蛟龍之潛魚鼈溷之升霄躔昊霑濡下土夫大者  
小之惑也客問先生曰嘗聞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  
因川澤蓋言亡囚者必毀也往者宋世尚言諸子以  
興談理者嘖探於幽眇摘文者藻行於麗豐學士到  
今宗之剽其緒言加之筆削颯颯乎不可尚已先生  
遠取古人之文施之今日勞而少績久而無稱恐取  
誅於君子也先生曰俞夫聖賢之作也非徇衆而爲  
同非詭論而求異明天地之宜張紀綱之正循經而  
定行因變而立度若夫語幽而非真發政而寡當貴  
浮滄實煩辭支本夫何取焉上古太朴所相者養世  
降民移乃始有革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  
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  
霸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紬其智故約以忠恕孔  
伋道諸天故析以性命五霸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  
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捄陂行而伐私  
情也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故夏蟲疑水君子  
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技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

名山藏 卷之  
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  
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  
也背孔孟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  
傳本訓經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譁世  
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蔀  
其明不見道泉者乎迂澮曲畝則迷其源複言而漫  
裨說而謔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以爲  
後程難矣伯牙之絕弦悼知者之難遇也孟軻之放  
言俟後聖之作也嘉靖初召擢南京國子祭酒開誠  
善誘明教條正文體日衣冠坐諸生問難大禮議起  
疏言近者主事張璉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蔣  
冕汗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衡等  
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績陳相吏部員外郎薛蕙以  
下獄仰惟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當詳稽  
禮經大順人情今獨任己意曷有極已疏入罷歸臨  
行不役官夫囊無江南一物攜古書數篋而已公卿  
及諸生送者千餘人從渡江者又數十人拜別涕下  
退處相臺十年四方來學者教以研經飭行曰道有  
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學者稱曰後渠先生世宗  
立太子慎選宮僚起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

名山藏 卷之  
學士尋進南京禮部右侍郎署戶部篆進賀萬壽聖  
節時有風霾之變上疏自劾溫旨慰留過家卒訃聞  
遣官治葬諭祭贈禮部尚書諡文敏銑善飲酒曰恨  
不當劉伶之世

魏校字子才崑山人始祖潭篤志嗜學元時被薦不  
起潭生怒割股療母按爲諸生時每朔望春秋入謁  
孔子廟肅容瞻拜如親承之弱冠舉于鄉弘治十八  
年連捷進士費宏一見以范仲淹期之正德初授南  
刑部主事累遷員外郎郎中自以少年筮仕人情物  
理或未曉暢每訊重獄虛已求教於前輩長者或反

復思維寢食俱廢有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  
道提牢省視囚人疾病飲食悉爲劑調暑月薰滌臭  
穢至會審監刑衆皆盛服事畢宴飲交獨澹服素食  
慘見顏面至其履法操正直已行志亡如也九年召  
爲兵部職方郎中稱疾家居究心問學言今之學聖  
久者不求之人生而靜之初而求之孩提知識之始  
不察性之欲與物之欲所以分而但主其流轉之念  
念聽其言且聖人考其行實凡夫當將一切名利之  
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力跬步皆在實  
地乃可至於聖人之道家居慕古簡重不以事物經



心塵凝滿室處之泊然羸病杜門聞一善士亟疾求見爲人貌恭色溫而出處取舍審之至精執之至確

世宗卽位首起廣東副使提督學政先德行興小學

以教士聘翟宗魯以爲士師禁火葬斥淫祠取曹溪

故傳衣鉢毀而焚之翟宗魯博羅人砥礪節行學必聖賢居處必敬行必古禮來學

日衆於堂下置茅菴三一收放心在南塔間來者居之旬日放心收矣乃升堂一有過在西塔下一改過

在東塔下知改移之東塔能改後升堂學者遵教惟謹交聘宗魯居之省心亭一日問省心之義對曰聞

省心矣不聞省心心一也省之無廼居一年丁外艱

歸以簡緇科嚴請謁道絕粵人不無觖望歸而粵人

有爲言官者劾交媒孽訓士之短竄之戎籍然交德

譽素孚莫能抑也服闋吏部奏補江西兵備副使方

辭旣言官劾交者坐黜職改命督學河南祠伏羲于

畫卦臺以蔡仲始封國依太公祭爽鳩之義而以世

子死社稷書于春秋者配立經祠以祀子貢曹卹漆

雕開秦冉後漢梅福疏請封孔子後爲世博士守微

子廟因歲時省湯陵不果用居數月用桂萼薦轉大

理寺少卿明年轉國子監祭酒時張璠爲相卿佐入

謁多踧踖隅坐特交爲上客旣酬對亦心服之萼仍

薦交爲經筵講官以進講敬明乃罰章不合上旨改

用遂改太常寺添註少卿已陞本寺卿總督四夷館

名山藏 卷之十一  
明年致仕歸交事父母至孝居喪動遵古禮友于兄弟與士大夫竿牘往來皆刻責修治之語其篤志聖賢真猶饑渴之於飲食也李夢陽過交論學交勸以沉潛深造夢陽因問平生病痛所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憍氣害道之甚者也夢陽歎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交僅一子一孫晚而連喪其答人慰唁之書言達以破愛敬以易哀畏天以終身焉卒也賜諡曰恭簡

呂柟字仲木高陵人少志聖賢之學危坐莊誦祈寒酷暑不越戶樞居母喪哀毀骨立弱冠爲提學楊一清王雲鳳所知既舉鄉貢就業太學與崔銑相友善邑人高朝用爲戶部郎時過簡討王九思曰吾邑有顏子子知之乎孝宗賓天諸生哭臨具禮耳柟獨大哭出涕羣衆指目爲迂正德三年舉會試廷對第一知者皆愕然歡喜曰此真狀元矣劉瑾以鄉人致賀柟峻却之任修撰翰林二年操介清苦門絕遺餽西夏構亂柟疏請上入宮御經筵親政事瑾惡其言因夙不通問欲中以禍引疾歸瑾使校尉尾之至真定無所得返柟在翰林與何瑋最善至是相繼去瑾誅薦起舊職上疏勸學以元順帝爲譬或謂傷直柟曰

昔賈山借秦爲喻况主上資度遠過漢文乾清宮災  
應詔言六事其一曰逐日臨朝聽政其二曰還處宮  
寢預圖儲貳其三曰郊社禘嘗欽承祇肅其四曰日  
朝兩宮承顏順志其五曰遣去義子番僧邊軍其六  
曰取回天下鎮守內臣又累疏勸上舉直錯枉不報  
復引疾歸歸值父病晝夜視湯藥步履不敢聲旣一  
年鬚鬢盡斑父卒痛哭嘔血葬時雨甚徒跣擗踊蹈  
蹋泥濘中道路環觀有泣下者葬已廬中門外旦夕  
哭其居喪時自成服奠葬以至祥禫斟酌損益各有  
儀注柩自少窘匱及貴前後居家十年讀書守道一  
無所營服闋當道交薦值世宗卽位起入史館纂修  
武宗實錄上御經筵柩當進講適仁祖淳皇后忌辰  
口奏宜存黹服之禮罷酒饌之賜朝論躉之復疏請  
尋溫聖學以爲新政之助必克已慎獨上對天心親  
賢遠讒下通衆志大禮議起意見與時不合亡何奉  
詔脩省復以十三事上言自劾皆格心責難之論上  
曰此大臣宰相職柩忤慢乃引爲已咎下獄考訊尋  
謫解州判官會解守卒攝州事率其士民躬行禮讓  
之化州中道不拾遺行不相忤久之以薦轉南京吏  
部考功郎中瀕行士民接踵跪送哭聲震野旣渡河

名山藏 卷之  
干猶聞不絕相與立祠生祀之尋擢南尚寶卿吳楚  
東南士來受業者冠履錯沓既考績擢南太常少卿  
居頃之太廟災上疏乞罷不許陞國子祭酒躬行率  
下間取禮儀及爲詩樂圖譜令諸生講肄疾者問而  
醫之喪者吊賻之死者哭而歸其櫬才者揭於教榜  
撥曆獎之一切請託斬絕不行人稱自宋陳吳章四  
祭酒以師道自立者呂先生也御史張景薦柎德行  
文章可謂一代碩儒當今師表擢南京禮部右侍郎  
上欲視山陵于承天柎屢疏勸止不報既以表賀聖  
節赴京值奉天殿災上疏乞休允之柎立身與人仁  
信自將爲禮部侍郎時霍韜爲尚書故與夏言相惡  
嘗榜言過於衢柎諷韜曰此告於天子者公以語路  
人可乎言談韜短柎曰公位宰相容天下之賢何所  
不可夏霍雖不相能賴柎稍解然夏疑柎黨霍霍亦  
疑柎黨夏柎終不白較嘗過府太守太守子讀書樓  
上太守令止之曰恐傷氣當微誦既戒左右時進食  
扶掖之上下柎謂太守曰公愛子至矣願推此心以  
安百姓又過一府太守餞之郊餞席近養濟院柎送  
饌院中曰以公佳肴共之無告柎凝厚方面濶輔微  
髭輪耳海口兩目有光平居端嚴恪毅門人從之數

十年者未嘗見其偷語情容所在四方士就而問學  
 補教之以誠寧近毋遠寧粗毋精自日用情變倫教  
 物理推而遠之天道皇王之大一以身體力行爲宗  
 御史有劾湛若水僞學者柙曰聖皇在上賢宰相在  
 下豈可使明時有學禁之風乎學徒問王守仁之學  
 柙曰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  
 之可也又曰學而行之講知行之不合無損也學而  
 不行講知行之合無益也湛若水字元明祖懷德父  
 爲羣盜被刑既舉于鄉焚  
 棄部檄不試就獻章受學獻章以江門釣臺居之日  
 暮景侵尋不意復見同志之人托區區於不窮者不  
 落莫矣若水拈出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  
 獻章曰此參前倚衡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

佳處獻章卒若水服衰三年弘治乙丑去其焚檄之  
 歲十有三年矣以母命仍出應試爲祭酒章懋所知  
 舉進士張元禎得其文塲中撫卷長歎以爲真儒復出  
 曰聖學之大莫過求仁易曰君子體仁以長人仁本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伏惟聖明全體物之仁玩  
 取身之義立大公以普天下疾痛痾癢無不相關使  
 天下後世頌爲至仁之主臣不勝願望一日侍經筵  
 進講大學先慎乎德章退復申明要旨以勸聖學謂  
 聖學莫大知要臣所講章其詞雖多不過止在體認  
 天理四字至爲簡易易行體認天理卽所謂慎德大  
 學一書盡在是矣時朝政方新謹言日進而近習漸  
 幸災變類仍若水疏言陛下龍飛水國習知舟事臣  
 請以舟喻諺曰同舟共濟天下習知舟事臣  
 人主一心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  
 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篙師榜人爲之左右也  
 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臣實爲邦本君之寶  
 貨在載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  
 在柁柁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篙師宣力與  
 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舟安則凡在舟者無  
 臣林記

不安侍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  
 之自以為安鮮不先溺今陛下不急親儒學之臣不  
 聞正心之術乾剛未奮宰制不施初政漸衰近習蒙  
 蔽天戒屢見不實脩省臣工交章未或舉行臣恐梓  
 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盡惑上心不引以聲色則引  
 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賞借  
 差紀綱廢弛是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者也大臣見  
 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人  
 懷危心是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引去而誰與宣力  
 者天下萬民其誰與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危  
 也明年陞翰林侍讀尋陞南京國子監祭酒陳言六  
 事大率不離科舉之制而本之以德行道藝寓之以  
 鄉舉里選闢觀光館居四方來學公退相與論學其  
 中陞南京吏部右侍郎輯五經子史及列聖寶訓有  
 關君道者取大學誠正脩齊治平總在格物輯事從  
 類疏解會釋名曰聖學格物通以進其所訓格物取  
 扞格物欲之義言致知在所養養知莫善於寡欲言  
 格物真千聖傳心之要也陞禮部右侍郎尋轉左時  
 上方稽古制南北郊分祀禮成視穀西苑祇先蠶壇  
 位若水獻聖土躬肇農桑頌及西苑賦因進天德王

道疏君臣同游雅詩精誠懇惻必欲啓沃上心勉行  
 敬天勤民之實興道致治以回三代隆平之風上覽  
 疏多溫旨嘉納陞南京禮部尚書力辭不許改南兵  
 尚書居一年許致仕年九十五卒賜祭葬贈太子太  
 保諡文簡從游者三千  
 餘人呂柟蔣信其最著  
 在官次父書至再拜使者受  
 而跪讀之其他親友有書受讀亦各有儀聞期功喪  
 必為位哭奠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高陵人為之罷  
 市四方及解梁門人聞者皆為位而哭陝西提學謝  
 少南與郡守李文昇祀之正學書院海內人士無識  
 不識皆曰關西夫子呂仲木

舒芬字國裳進賢人舉正德十二年進士第一人授  
 翰林修撰其明年孝貞皇后崩武宗踰月即欲往山

行川流  
卷之  
寄  
陵又革一應擺路軍馬芬上言陛下三年之內當深  
居九重無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犛豕如成王免  
喪朝廟之時抑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逃匿未有輕  
身不嚴侍衛者既又上車服疏天子等威莫大車服  
而下同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義又言孝貞作  
配茂陵未聞失德祖宗之制既葬迎主必入午門昨  
孝貞太皇太后主以從陛下駕入旁門使他日作史  
者以春秋法書之曰六月己丑車駕至自山陵迎孝  
貞皇后入長安門則讀者亦必以春秋公薨書地不  
書地之法求之卽孝貞不得正終之疑不解矣宜明

詔中外以示改過二疏反覆凡數千言又明年車駕  
欲南巡諸大臣莫言者芬與同年考功郎夏良勝儀  
制郎萬潮庶吉士汪應軫風約諸曹連章留駕遂與  
同館編修崔桐庶吉士江暉王廷陳汪應軫馬汝驥  
曹嘉七人者懷疏入方集闕下吏部尚書完輒迎阻  
曰上急輒欲自引決諸君且休矣無歸過君上芬與  
良勝尋歸晡時良勝潮過芬扼腕恨完芬因邀博士  
陳九川皆至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之志不可奪也三  
人遂以其夕寓芬所明連疏入諸曹繼之罰跪午門  
者五日杖三十謫芬福建市舶副提舉芬疏謂今日

之事痛哭泣血有不忍爲陛下言者江右有親王之變大臣懷馮道之心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陛下爲奕碁以革除年間爲故事也復刺閣臣謂一切安危之跡不苦口以掇而聽主上之自壞言甚激烈杖後臥病院中掌院懼禍標出之芬曰吾官此卽死此旣謫裹瘡就道或勸待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耶世宗卽位起諸逐臣芬適奔父喪服闋復官諫議大禮與陳沂三上疏再被杖以母喪歸尋卒芬風神玉立負氣削厲家無立壁端居竟日未嘗晝寢夜則計過自訟銳然有志聖賢之道於五經皆有疏論

而最好周禮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有表率之功又言周茂叔吾道中興聖人也建圖屬書貫六經語孟而一之閩學得之洛洛學得之濂正叔言伯淳得不傳於遺經幾背師矣世儒譏晏嬰不知仲尼伯淳仲晦而下迄今亦孰知茂叔耶時方尊王守仁之學芬曰必窮天地之高厚必參百王之憲章必極禮樂之中和語鬼神之情狀與夫萬變之所以應萬物之所以名然後可謂之道問學此則有不可僞爲者矣今才智之士飾虛聲鼓後進則尊德性之說易掩覆也黨陸者特竊其一節異朱者未覩其大全非心爲



名山藏 卷之... 道者芬兼知天文曉音律香山黃佐嘗與陵陽梅百一論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通考象緯不載因推步之歲自鳥帑旅于龍首我聖祖殄平僞漢丁未改元星紀吳分也壬午靖難析木燕分也福德所在其應如響百一歎曰向見舒國裳亦論及此其後佐入史館見芬握手曰識公於梅百一久矣自是過從甚驩芬語佐曰心術學術相符者也懷居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是佐恒衣其德言每與佐言曆象古太史職也中星以日爲主七政以歲爲主凡盈虛朏朧伏逆遲留如

指諸掌觀星望氣占則必應復言鍾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邵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官乎觀大司樂則曆律備矣佐深躉焉卒時年四十有四其子跪泣請所言猶以未及表章周

禮爲恨世名芬忠孝狀元

黃佐香山人弱冠舉鄉試第一登進士選庶吉士諸

先輩奇其才謂張平子王文秀之流也授翰林編修出爲江西按察僉事上疏乞養親改補廣西僉事提督學政聞報母疾即日棄官督府有憾於佐遂劾其擅離職守坐免歸世宗屬吏部尚書許讚疏薦海內名士十人佐與焉起除中允充講官累官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吏部右侍郎缺以佐及王用賓推補先是崔桐與許成名爭補是職言官劾之遂並論佐觀覲勒致仕歸佐問學該博所著有禮樂典學士張治見所作樂典歎曰簫韶九成可復聞也講學泰泉之墅其學以博文約禮爲宗一時士大夫主覺悟而斥絕

經書者盡日以  
爲孤陋之人

馬理字伯循三原人弘治十一年以春秋魁其鄉試再試禮闈未第游太學與呂柟崔銑諸公交相切劘文章德義名震都下正德九年登進士年四十一矣授吏部稽勳主事改文選與郎中不合引疾歸居三年復任與黃鞏等諫南巡被杖未幾復歸授徒講業嘉靖三年復薦起率同官伏闕爭大禮被杖復職歷員外郎考功郎中時考察外官內閣冢宰各挾私忿欲去廣東提學魏校河南提學蕭鳴鳳陝西提學唐龍理曰三人者有數人物若欲去之請先去理既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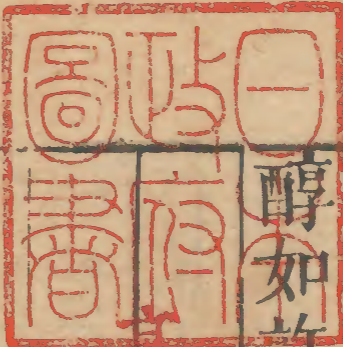
察京官有附勢三人輒首黜之曰搏獸先虎擒賊先王已遷南通政復謝病歸復薦起光祿寺卿復謝病二十年復薦起南光祿亡何引年致仕理居常言身可絀道不可絀行可則仕惟孔子能之下此惟當守經以故屢進屢退自其筮仕以至謝政無日不從事學問其學一以窮理居敬爲主四方學徒轉相授管自縉紳士子以至田夫野叟無不欣慕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安南貢使至問部郎黃清曰遠聞馬道學名所願一見今何不在仕列清曰馬公高尚朝廷不薄馬公馬公自高尚也高麗使至亦問馬主事爲聖朝

第一人宜加厚遇乞頒賜所爲文使國人矜式其見重如此乃理居鄉久其縣令顧忽之王維禎與理書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宣聖伐木信有之夫年八十餘嘉靖乙卯關中地大震與其妻同壓土窟中先是嘗謂薛應旂值明夷之象爲天地之否吾其不免理善學易兼知數云隆慶三年贈右副都御史賜祭葬

王道字純甫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時山東有寇亂道欲奉祖母避地江南疏乞補學職得應天教授陞南儀制主事改吏部驗封歷考功文選郎中在部十年雅操端潔方獻夫薦其可侍宮僚擢春坊左諭德引疾固辭居一歲起南國子祭酒以疾引歸家居十有三年讀書講學種樹灌園以自適嘉靖三十四年起爲南太常卿未至改南戶部侍郎尋改禮部掌國子監事尋改吏部甫閱月卒道貌厚氣溫行篤志遠研精理學而耻立門戶居常反覆潛玩論語一書曰聖門之學平實易簡固如是也又言漢以前雖無明道學者若張文成曹相國黃叔度管幼安皆真道學之流雖釋老二氏亦各有見不可厚非所著大學億老子億易書詩春秋億諸史及大學衍義

論斷隆慶中諡文定

郎曰懷慶安陽崑山高陵進賢三原武城嘉靖間稱  
篤行君子而高陵粹然矣溪田馬理曰呂先生之學  
醇如許文正而著述惟盛貞如薛文清而知新則多



享和堂

望月氏藏

